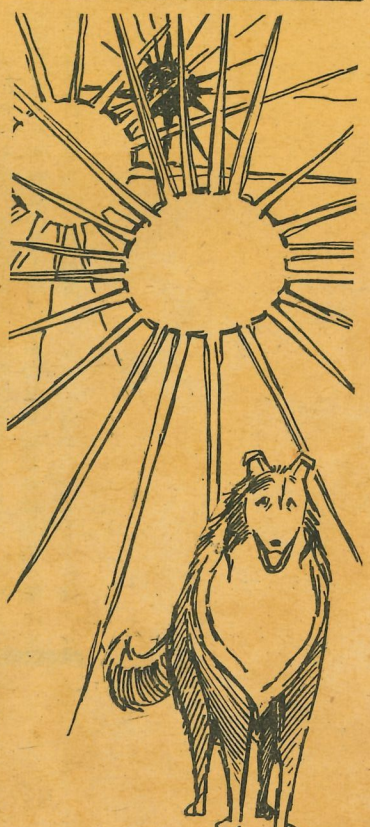
王子少年科學小說叢刊

泡光時

文圖・王子雜誌社編輯部

王子科學小說叢刊①

時光砲



文・振寧
圖・益男

現代科學的進步一日千里，一百年前法國作家邱貝爾奴在他的名作「月球旅行」「地底探險」等書中所展開的科學幻想，如今差不多全部實現。而科學發展的速度非但未緩和下來，更快馬加鞭地飛騰。

生活在這科學世紀，我們要有豐富的科學的想像力，才擔當得起明日世界主人翁的重擔。這就是為什麼在歐美等科學先進國家，科學幻想小說（SF）盛行的理由。

國家明日命運所寄託的年青讀者們，與其沉湎於鴛鴦蝴蝶式的言情小說或荒唐殺伐的武俠故事，何不多看些SF，培養你的科學想像力，對人類將來的生活提供偉大的貢獻。

目錄

■驚人的新發現—歐米加粒子—4
■研究院整個不見了！11
■來安教授16
■這是什麼地方。20
■黑夜怪獸26
■活火山32
■人猿或是猿人。38
■尋找你天佑博士44
■重逢50
■時航機56
■血濺飛機場59
■原始與文明之戰62
■失去時航機68
■大海獸73
■劫機陰謀83
■起飛前夕85
■時航機起飛88
■隋煬帝的便節93
■飛反廿四紀99
■驚人的新聞101
■科學大陰謀103
■時光砲大會戰107
■魔鬼的末日108
■尾聲111

驚人的新發現—
歐米加粒子

這一天放學後，張健明在校園的一個偏僻角落，看見徐麗華。不知爲什麼，她顯得好寂寞。

「麗華，妳一臉憂鬱，究竟有什麼心事？」

「我已經有一個星期，沒見到我爸爸。」麗華答得好傷心。

——麗華的父親徐天佑博士，是享譽世界的電子科學家。徐麗華自幼隨著父親，在美國住了很多年，回國來還不到半年，所以在學校裡，沒有幾個談得來的朋友。

「是不是妳爸到什麼地方旅行去了？」

「沒有。他一直留在研究院沒回家。我想，爸爸根本沒把我放在心上。」

徐麗華最後這句話，差不多是哽咽着說的。她雖然家境很好，可是母親已不在世，天天和女傭住在寬敞而冷清清的屋子裏，難怪她寂寞得要哭。

「妳怎麼不到妳爸爸的研究院去看看？」

「我無緣無故的跑到研究院，爸爸一定會生氣。」

「管他生氣！女兒想念父親有什麼不對？要是妳怕，我陪妳去好啦！」

聽了這句話，徐麗華緊皺的眉頭，馬上放開了。張健明爲徐麗華感到委屈。既得不到母愛，父親又是個大忙人！

說到徐天佑博士，沒有人不知道他是個我國可向全世界誇耀的偉大科學家。登月成功的美國太陽神太空船上，裝有徐博士所發明的新型電導儀器。其他在電腦或電子學方面，徐博士所獲專利不下數百種。可是父親這樣偉大又有什麼用呢？——對他的獨生女兒徐麗華來說。

張健明和徐麗華並肩步出校門。健明是他們那一班的班長，又是一個爽朗而熱心腸的少年，經常把自己的事擱在一邊幫忙別人，所以在學校裏，不問同班不同班，頗負衆望。

徐麗華的學業成績很棒，可是她回到中國爲時不久，因而老是孤伶伶的，顯得很寂寞。她打從三歲的時候起，在美國長大，英語甚至於比國語還

流利。可能就是成績太好，才招來別的女生的嫉妒，老受人家欺負。其實她是個溫柔而隨和的女孩。

位在郊外樹木扶疏中的電子研究院，猶如一座城堡，是佔地很廣的建築物。爲了聘請世界性的大科學家徐天佑博士回國主持院務，增添了許多最新的設備。

一進警衛把守的大門，有一隻好大的狗，像一陣褐色的旋風迎面衝來，健明機警地採勢防備，可是那隻毛茸茸的牧羊犬，竟蹲在麗華面前，舔舔她的手。

「這隻狗是我爸爸的寶貝，叫畢爾克。樣子又大又嚇人，其實牠挺聰明乖巧，見過一次的人，牠都永遠記著。」

——徐麗華邊撫摸着畢爾克的頭說明。

「畢爾克這名字眞怪！」

「這是德語罌粟花的意思。因爲畢爾克出生的時候，盛開着罌粟花，父親才替牠取了這麼個怪名字。畢爾克，你可要認好張健明哥哥呢？」

這兩個國中學生，穿過寬大的空地，走進實驗大廈。院

長室在狹長走廊的盡頭。徐麗華在門口遲疑了一會兒才敲門。

「進來！」

一陣低沈的聲音傳出，張健明走到徐麗華前面，替她開門，算是美國式的禮貌。而徐麗華也脫之當然地走進去，喊了一聲「爸…」

「嗯，小麗。我不是說過不要到研究院來吵爸爸嗎？到底有什麼急事？」

——徐天佑博士一臉嚴肅，用一種令人背脊發冷的聲音說話。對徐博士來說，大世界，只有徐麗華這個親身骨肉，可是他見了女兒，絲毫沒有興奮的表情。

張健明看着這一對不平常的父女，一股莫名火湧自心頭。他想，麗華在校園裡一付孤伶相，他才陪她特地來研究院看父親，於是，他不由主地大聲叫嚷：

「徐博士，您見了麗華，難道一點兒不高興？您可知道麗華擔憂您一星期沒回家，老是躲著人偷偷哭泣？她想念您才來看您，您却嫌她纏您！」

「健明，別說了！」

「不，我非說個痛快不可。本來我久仰徐博士的高名，一向很尊敬您，想不到博士對獨生女兒如此冷酷這樣的人，我再也不能尊敬了！」

——徐麗華想阻止健明不讓他說，健明却愈發加大聲音咆哮。徐博士一瞥張健明，泰然問道：

「好個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叫做張健明。是徐麗華小姐的同班同學。」

「張同學，今天我第一次聽到對我如此說話的人。唉！過去我也有過一段時期，像你這樣充滿着熱情和活力……」

——徐博士的語氣突然變得虛弱，好像有重重的心事。

「爸爸，您怎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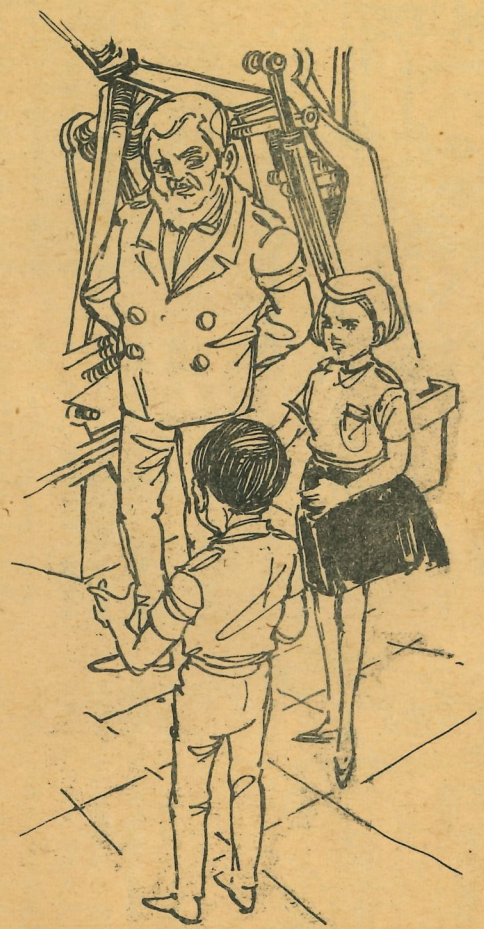
「小麗，爸爸最近完成一項偉大發明。不，寧可說一項可怕的發現。可是我正在猶豫不定，該不該把這新發現公諸於世。假如我比現在年輕許多的話，一定會向剛才張同學那樣熱情奔放，毫無顧忌地把自己的成就公開發表了。可是現在……」

徐博士說到這兒，軟弱地頓了一頓。張健明聽了博士由衷的話，覺得好尷尬。現在他猜想，徐博士這幾天來一定為了該不該公佈最新的發現，而苦惱，而輾轉反側，失眠了好多夜。他一定是心身困憊已極，才沒給徐麗華一個好看的顏色。這麼說，自己不是錯怪了徐博士嗎？

果然，徐天佑博士這時的態度，已跟當初判若兩人，用一雙充滿慈愛的眼光看着徐麗華說：

「我的心發明假如用在破壞的方面，會變成可怕的武器。其實，科學本身並無善惡之分。科學是看人類如何運用它，既會為善也會為惡，既能為人類謀利，也能為人類帶來災害！好吧，現在你倆去跟我來吧！」

徐博士說着站起，帶着兩個中學生，舉允走往研究院的地下室。在實驗室裡，排滿了各種複雜的電子儀器，而穿着白衣的研究員，就在機器與機器的隙縫，忙碌地工作着。



「劉主任！實驗的準備工作做好了嗎？」

「喔！院長！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開始實驗！」

——年輕實驗室的主任劉經武，畢恭畢敬地回答。

「好吧！我們馬上進行實驗。劉主任，這是小女麗華和她的同學張健明君。我讓他們參觀實驗。」

「是，院長。小姐，我是劉經武，請多多指教。」

——劉主任匆匆忙忙寒喧過後，精神充沛地跑往靠牆的電子儀器旁邊。徐博士提醒麗華和健明，注意去看放在實驗中心的東西。那是個直徑約三公尺的半球型塑膠罩。在那透明的罩子裏面，放着一個小鳥籠，而鳥籠裏有一隻小耗子鼠來鼠去。罩子外面有一挺機關槍型的奇妙機器。這機器尖端，還套着一個很像手槍滅音器的小圓筒。健明和麗華都歪着頭想，到底要用耗子和那奇妙的機器做什麼實驗。

「好，實驗開始！」

徐博士舉手向面對着電子儀器和開關的劉主任示意，劉主任反應靈活的回答：

「磁氣壓——五百萬高斯……正常……」

徐博士立即下令：

「好，發射歐米加粒子！」

劉主任應聲按了開關，接着：

「劈劈拍拍！」

奇妙機器的尖端噴射一股眩目的光線，整個罩住了裝着耗子的籠子。在那粉紅色光圈裡，眼見耗子停止走動，在下一瞬間，耗子連帶籠子，恰如重覆拍攝的相片般逐漸淡去，後來就完全消失。同時，原來嵌在奇妙機器尖端的圓筒也消失不見。張健明失聲叫出：

「哇！好厲害的死光！」

而徐麗華就出神似地飲聲站着。徐博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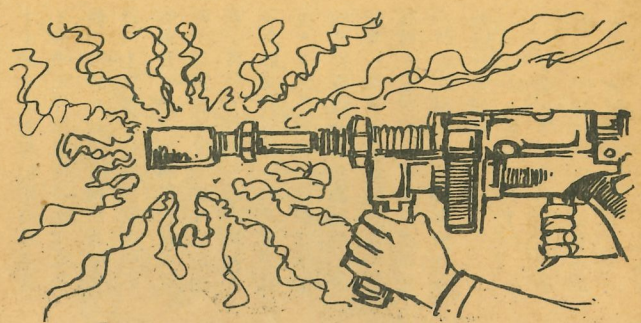
「你們吃驚了吧。剛才那股怪光，是我新發現的歐米加粒子。任何物體，一遭歐米加粒子的集中掃射，會在一轉瞬間消失無影。」

徐博士說明過後，長吁一聲。歐米加粒子的驚人威力，使博士本身都驚嘆不已呢！徐博士又繼續說明：

「不可思議的是製造歐米加粒子的『噴射筒』本身也同時消失。」

張健明想起了那具滅音器般的小圓筒，噴射怪光之後，與耗子籠一起消失。

「其實不可思議的不止於此。耗子籠不是燒掉也不是蒸發，而是完完全全消失。你們兩一定在上化學的時候學到，煤炭燃燒後並沒有消失。而是空氣中的氧和碳化合，變成二化碳而已。可是遭到歐米加



粒子照射的物體，却是眞正消失，而不是化成氣體蒸發。」

——徐博士雖然所說明的是最高聲的學問，却舉着很平易的例子，使得徐麗華和張健明都能瞭解的很淸楚。

不錯，我們點火燒一張紙或一塊木頭，外表上看來紙和木頭是消失不見了。但事實上，構成紙或木頭的元素並沒有消失，而是化成二化碳留在空氣裡，只是我們看不見它罷了。

可是遭到歐米加粒子照射的話，任何物體都眞正消失，什麼也不留下來。張健明壯着胆子問：

「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眞相到現在還沒有研究出來，不過，舉個譬喻說的話，就像報紙上的電子傳眞相片一樣。耗子籠在歐米加粒子的照射下，從這實驗室消失了，可是它像相片被傳眞，給傳到別的地方去。有一句科學專用名詞叫做Teleportation，直譯下來就是瞬間移動。簡言而之，歐米加粒子能使任何物體發生瞬間移動。」

「這麼說，耗子籠是在一轉瞬間飛到喜馬拉雅或太平洋去了嗎？」

「可惜到現在還研究不出來被瞬間移動的東西，到底移動到什麼地方去。」

徐博士說着，像美國人那樣，無可奈何地攤雙手聳聳肩。這大概也是多年的美國生活所養成的習慣吧！

研究院整個不見了！

這一天張健明獨自告辭研究院回家。徐天佑博士留他女兒徐麗華在研究院過夜。由於徐博士近來忙着歐米加粒子的研究工作，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差不多有一個星期沒回家看女兒，健明便也主張徐麗華留下來，陪父親同享天倫之樂。徐博士外表上嚴肅的，骨子裡却是個慈祥的父親呢！張健明就是看準了這一點，才自己一個人回來。

健明的家離研究院，要是搭計程車，大概是十分鐘的路程吧！不過，他是搭公共汽車，繞過一大圈回來的，所以整整花去了半個小時。

他進了自己書房後，腦子裡還一直縈繞着剛才看到的那一場實驗。多麼奇妙的歐米加粒子！它驚人的威力，印象强烈地烙印在心版上，使張健明久久靜不下心來溫習功課。

既然歐米加粒子能使任何東西，在一轉瞬之間遠颺高飛至不知名的地方，假如把它應用在戰場上，可不像神怪小說中的魔神一般，手指一比就使戰車、噴射飛機和成千上萬的士兵，都消失於一霎那間嗎？

反過來說，歐米加粒子那種Teleport(瞬間移動)的魔力，應該也有和平利用之路才是。只要以後能够研究出來，歐米加光線所照射的物體究竟飛到什麼地方，可不是將在交通上引起一次偉大的革命！

譬如說我想去美國旅行，只要把歐米加粒子的發生器加以調整，那麼閉着眼睛站在歐米加光線的照射中，一睜開眼就身在紐約，根本不要噴射客機也不要輪船，眞是一趟最奇妙的旅行！

退想到此，張健明連帶憶起徐天佑博士發人深思的話：科學本身沒有是非善惡。但看人類如何運用它，科學能有利於人類，也能爲害於人類……。

正因爲如此，徐天佑博士才猶豫不決，該不該把歐米加粒子的研究成果公諸於世。歐米加粒子很可能被壞人用作毀滅人類的可怕武器。這就難怪徐博士在作了這樣偉大的發明之後，反而煩惱苦思，以致久未回家照顧女兒。

「要是換了我，一定早就得意洋洋地向全世界炫耀我的成就了……」

——想到這裡，張健明自覺臉紅。因爲他根本沒想到大科學家這種良心的苦悶，卻冒昧責難徐博士對待女兒冷酷！徐博

士對他的責罵，反而加以賞識，這多使他尷尬！

這一天，張健明痴痴想着歐米加粒子，驚人的發見，遠勝氫彈的威力等等，弄得無心做功課。眼看着夜幕已低垂，他可有些着急了。他想，到此地步再也顧不到面子了，快請徐麗華替他指點英文的作業該怎麼做。於是他拿起電話，就撥徐博士下午才告訴他的電子學研究院的號碼。

可是電話撥通，只聽「叮鈴鈴，叮鈴鈴」的鈴聲一直響着，却沒有人出來接電話。把電話掛斷，看準了號碼後再撥一次也是一樣的情形。

雖然天已黑了，現在才八點鐘，不會整個研究院的人都這麼早睡呀！或許每個人都專心研究，沒人發覺電話鈴在響？那也不對，至少有一兩個神經質的人，在電話鈴響個不停的時候，根本無法研究！

張健明腦際掠過一抹不祥的預感，情形明明有異，是不是他回來後，研究院發生了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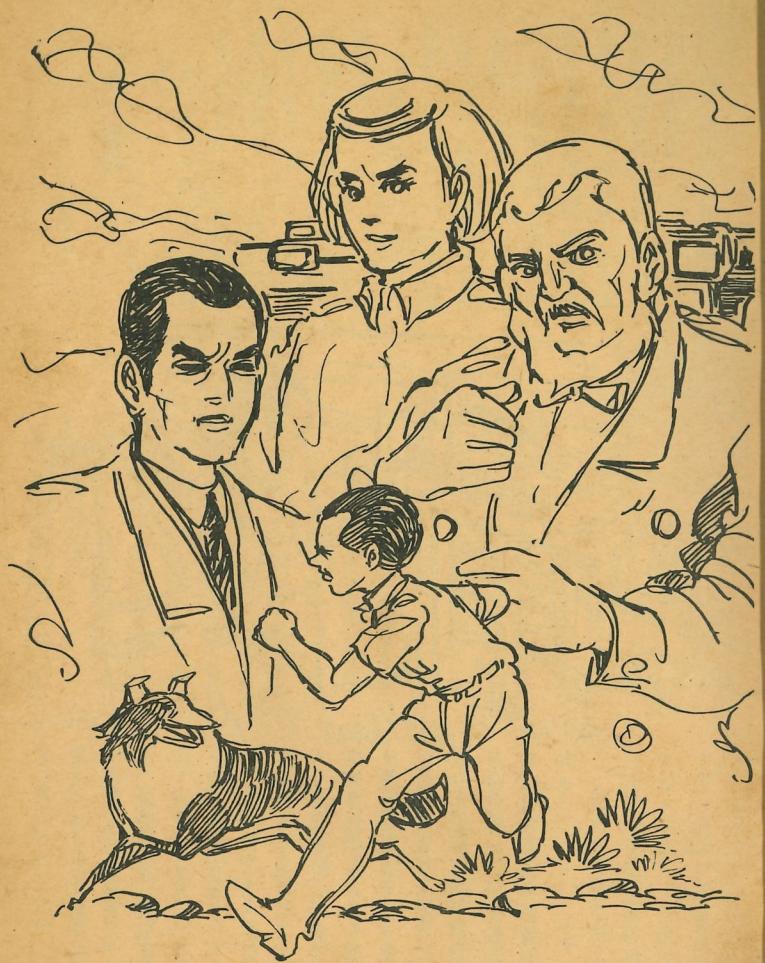
他愈想愈不安，愈覺得一定是出事情了！嘿！既然功課做不下，何不趕往研究院去看個究竟。再說，英文的習題，也直接去請麗華當面指教，總比電話中請教來得更直截了當！

張健明主意拿定，便推着脚踏車出門。要是搭市內公共汽車，要換兩路繞圈子，不如脚踏車趕去，踏快一點，一刻鐘總可以到吧。抄小路去，來回奔馳的汽車較少，況且健明這輛快速跑車，騎來輕鬆，應該不會太累才對。

他踏着脚踏車趕夜路。市郊的住宅區，到了這麼晚幾無行人，所以踏得快些也不怕撞人。到了加油站附近，穿越大馬路彎過，電子學研究院應該就在眼前。

這時沐浴着蒼白的月光，雜木林顯得一片陰森。健明煞車跳下，轉頭去看研究院那邊。就在這一刹那，他輕叫一聲楞住了。看吧！那座城堡一般龐大的研究院，竟然無蹤無影！

健明左顧右盼着，心想是不是走錯了路呢？可是明明沒有錯。研究院的大門和傳達室就在眼前，只是門裡那座研究



室和實驗大廈全都消失了。健明走到緊緊關閉的大門邊，推一推旁邊的小門發出令人齒冷的「軋！」的聲音應手而開。

摸着一片死寂和黑暗走著，使人疑神暗鬼地非常恐怖。只聽自己的脚步聲，在夜的寂靜中回響，猶覺有人跟踪似的。健明時時提心吊膽地回頭去看。

驀地，一條黑影，像個皮球飛來，直撲張健明。健明失聲驚叫着，一屁股跌坐地上。接着黑黑的東西伸到健明鼻子前，將一股暖暖的氣噴在健明臉頰上。那條黑影，很傷心地低低哼着，健明這才恍然大悟，說着：

「嘿，原來是畢爾克！我幾乎給你嚇破了膽子。」

健明拍拍灰塵站起來，撫摸畢爾克的頭。徐麗華說得不錯，畢爾克眞是聰明，才見過健明一次就認得他而不咬他。可是不知怎的，這隻聰明的牧羊犬，一直哼着鼻子，也輕吠着，把毛茸茸的身子往健明擦。既見不到其他活着的東西，健明只好問狗：

「畢爾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狗不會答話，可是只要牠在身邊，健明就勇氣百倍，敢一直往裏走去。來到本來實驗大廈所在的地方，健明停步察看。在月光照射下，他脚邊的一塊地，竟然被深深挖去一個大洞，洞的直徑約達五十公尺，恰如魔神由天上降下，將整座龐大的研究院，連地皮一起挖取帶走了似的。而洞底一片烏黑的土色。至於原先聳立那兒的研究院，如今無影無踪，只留那麼一個大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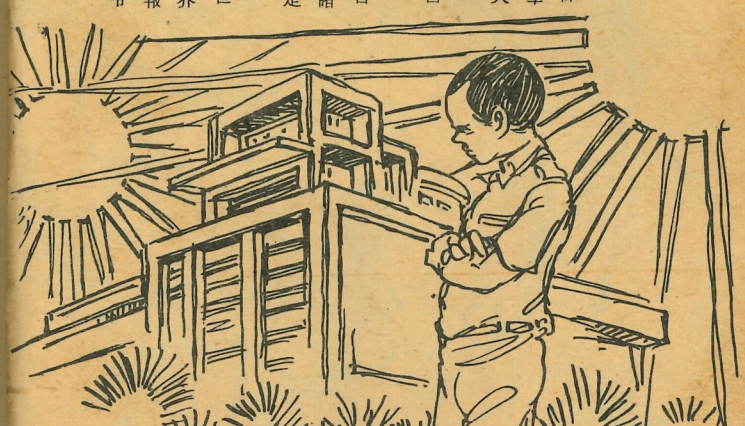
健明嘶聲叫着：

「徐麗華！徐博士！你們在那兒？」

畢爾克也跟着他汪汪高吠。可是儘管他們喊啞了嗓子，也沒有人回應。這市郊的綠地，而今籠罩着墳地一般的死寂，令人悚然。而雜木林映着月光，拖着一幢幢鬼影般的黑暗。

偌大的研究院那兒去了？還有我國堪稱「國寶」的偉大科學家徐天佑博士和他的女兒徐麗華呢？

萊安教授



個口寬底窄的大窟窿，這就是說，不但地面上建築物，連地下研究室也全部搬家了。

警察當局爲偵破怪案的謎底，向海內外有名科學幻想故事作家廣徵意見。

有個科學家推想研究院的地下室，給人埋設了定時炸彈。可是欲將偌大的鋼骨水泥三層樓房炸碎，非有十噸TNT火藥不足爲力，而且那種大爆炸非但聲音驚天動地，還會把附近民屋的玻璃窗震盪粉碎。可是實際上，研究院的住民，連一點點輕微的聲響也沒有聽到。

另有一位科學家主張地震所引起的地層滑動吞沒了研究大廈，然而經實地勘查的結果，這一帶的地盤相當堅固，不可能引起那麼大的地層滑動。

有一位出名的SF（科學幻想故事）作家，在報上發表意見稱，電子學研究院可能是受到『雷射』一類最新式武器的攻擊，而在一霎那間消失的。

張健明在報上讀到這個意見後，不由得聯想及歐米加粒子。他想，研究院所受的可能不是『雷射』的攻擊，而是那驚人的歐米加粒子！健明本來打算把這意見告訴新聞記者，但是後來又想起徐天佑博士的憂慮：

「假如歹徒把歐米加粒子惡用的話……」

於是他私自發誓，絕不把這消息洩露出去。

張健明最擔心的是徐麗華生後，一眨眼就是一星期。起初熱心談論徐麗華不幸遭遇的同班同學，也逐漸緘口不提她了。報章雜誌和電視，本來一致惋惜偉大科學家徐天佑博士的失踪，現在也慢慢爲別的「天下大事」取代——二十世紀本來就是一個多事的世界啊！

只有張健明，他久久不能忘懷這件怪案，甚至於可以說這件怪案所給予他的心理衝擊，歷久彌深。果眞這神秘失踪案的原因是歐米加粒子的話，研究院一定是發生了「瞬間移動」，被噴射到什麼迢遠的地方去了。也許給送到了喜馬拉雅山脈或撒哈拉沙漠去了也不

的行踪了。最初主張徐麗華去研究院見父親的，正是張健明呀！

「是我害了她！害得她跟研究院一起消失！」

張健明一方面感到極大的內疚，另一方面也感到寂寞。人不見了愈會想起她的許多優點——聰明、美麗又大方的徐麗華！在班上，她只有張健明這麼一個知心朋友，什麼事都和他商量！說不定從此永遠見不到麗華了，那該如何是好呢……。張健明愈想愈煩，根本就沒心情用功了。

不管張健明心裡的感受如何，日子過得飛快，從怪案發

一定！張健明如此想着，每天注意看報。可是，那怕如何小的記事他都不放過，也看不到世界任何角落出現那麼一座研究院的報導。

每當對着書桌溫習功課的時候，健明都會喃喃自語：

「小麗，妳究竟到那兒去了？我深信妳一定還活在人世……」

以常識判斷，要尋找徐麗華，幾乎是絕望了。然而健明還是死不肯放棄希望。也許上天可憐他關心朋友的摯情吧，有一天，健明接到徐博士助手劉主任的電話。據說劉主任在怪案發生的那天晚上，恰巧到醫院去探訪母親的病，而沒有留在研究院。不然的話，他也跟徐博士他們一起失踪了呀！

健明接到電話，馬上趕往劉主任所住的公寓。假定失踪怪案眞的和歐米加粒子有關的話，劉主任就是最熟悉歐米加粒子眞相的一個呀！說不定他能提供什麼有力的線索！趕着往劉主任家的路，健明心裡還是充滿着不安。因爲劉主任是殘存的唯一希望，健明深怕連這最後的希望都落空了。

年青的劉主任跟他已病癒的母親，住在公寓的三樓。失踪案發生後，他一直脚不出門，忙着照護母親的病。他一看見健明，好像見了親弟弟似地熱情招待他。等健明在沙發上坐下安靜下來後，劉主任才開口說：

「小健，麗華小姐失踪，你一定受了很大的打擊吧？我

失去偉大的老師徐博士，更感到前途一片黑暗哩……」

「劉主任，我相信這次神秘失踪案，定與歐米加粒子有關。您說是不是？」

健明把久久悶在心裡不敢說出的「歐米加粒子」幾個字，算是第一次道出口來。劉主任既是徐博士的得力助手，他聽了這幾個字，也不會爲怪。健明感到梗在心頭的石子，好不容易被拿開了似的。劉主任點着頭說：

「嗯，我也這麼猜想。研究院大廈連帶裡面的人，定是遭受歐米加粒子的照射而被噴走。可是這件事我們不能公開發表，因爲歐米加粒子是遠比氫彈可怕的新發現……」

「可是，劉主任，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懇求您，把發現歐米加粒子的事實對外發表。只要全國的科學家集中智慧研究，我相信定能找到研究院的行踪。」

健明熱情地陳述他的意見，劉主任却表情嚴肅地搖頭道：

「不行！要是我把歐米加粒子的事公諸於世，說不定會引起一場世界大戰。」

「可是您不發表的話，永遠找不回徐博士和小麗。所以求求您……」

「小健，你要冷靜點兒。我失去了恩師，難道心裡不比你急？好在我急中生智，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喔！是救回徐博士和小麗的辦法嗎？」

「不錯。發現歐米加粒子的，在全世界除了徐博士外還有一個。那就是美國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萊安教授。他發現歐米加粒子的途徑和徐博士不一樣，却異途同歸。我已寄航空限時信敦請萊安博士來華。只要有他幫忙，不但能保守歐米加粒子的秘密，也能研究清楚歐米加粒子瞬間移動的力量作用於那一個方向，同時還可知道它的威力能達到多遠的距離。」

「呀！這麼說，也可以查出徐博士和小麗的去向囉！」

——健明的表情一下子開朗了。劉主任微笑着看張健明那一付快樂的樣子。這時，劉主任的媽媽端了一盤香噴噴的蘋果和柳丁進來。

「張小弟請用。你這種年齡，應該是長得最快的時候，可不要客氣才好。」

「是，劉嬸嬸。剛才我什麼也不想吃，可是一放心，肚子突然餓了。」

「哈哈哈，小健老實得可以。你儘管放心好了。我一定要把老師徐博士找回來。」

——看着健明大咬蘋果，劉主任斷然地說。

這是什麼地方？

大概是寒流過境，星期日的天氣非常的冷。報紙上還報導說，是十年來最冷的一天。張健明嫌煩他父親開自用轎車送他到位在台北縣林口附近的臨時機場。

由於我國航空事業的發達，近來松山機場相當的忙碌，所以科學界或藝術界的特別外賓來華，須爭取時間時，都請他們利用這臨時機場。美國萊安教授所搭乘的波音七〇七噴射客機，也預定在此降落。

很不巧的是劉經武主任這一天要參加重要的科學會議，只好請張健明替他迎接萊安教授。

到了臨時機場，放下張健明和畢爾克，父親就又開車轉頭回去了。這機場既然是臨時的，沒有候機室，也沒有接送旅客的看台。

張健明帶着畢爾克，在滑道旁邊靜候着。自從徐博士失踪，張健明義不容辭地飼養和照顧畢爾克。所以畢爾克和他成了極好的朋友。也只有畢爾克的陪伴，張健明才能在徐麗華失踪後的寂寞生活中，感到少許的安慰。

健明放眼眺望着機場的管制塔那邊。塔下並排着直升機和大型的油車。假如這個時候，張健明抬頭遠望管制塔上面，他定能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影，雙手端着沉甸甸的機關槍似的機器，半顯半藏地躲在柱子背後。

但是張健明沒有去看那邊，他痴痴地仰望着天空。

不久，隨着隆隆的機聲，從天空遠處，有一小黑點愈來愈近。很快地，它在健明眼前顯現閃亮的機身，四具噴射引擎猛吼着，放下機輪低頭降落而來的，正是七〇七噴射客機。

飛機在滑道起頭處着陸後，繼續以極快速度滑來。後來滑行速度漸慢，終於在大約二百公尺前面停妥。

就是這時，本來乖乖地蹲在健明身邊的畢爾克，突然吃驚似地猛衝出去。

「啊！畢爾克別去！回來呀，畢爾克！」

——張健明大喊着，急忙追趕畢爾克而去。可是，驀然，他感到一陣猛烈衝擊，眼前升起一片玫瑰色的茫茫霧，而頭頂像給錐子鑽着洞似地痛楚難忍。張健明就這樣踉踉蹌蹌倒地不起。

這時在管制塔上的技術人員面前，正在發生令人不敢相信的怪現象。

眼見管制塔對面的滑道，突然閃過一陣玫瑰色怪光，接着半徑約達五百公尺的地方，包括剛剛才降落的七〇七噴射客機、油車以及直升機等，整個給籠罩在玫瑰色的霧裡。

然而一眨眼，管制塔上的人失聲驚呼起來。看吧，玫瑰色濃霧消失處，那個半徑五百公尺的圓形部分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留下。只有黑黝黝一

個大窟窿，顯露出泥土。而原來停在那上面的噴射客機和直升機等等，都像中了妖術似地霍然消失。

○　○　○

不知昏迷後經過多少時間了。張健明給畢爾克陣陣哀鳴驚醒，才恢復了神智，他搖擺着站起來，心裡直納悶兒：

「我可是見了鬼嗎？」

他還清晰記着七〇七噴射客機停妥後，機梯被送上了去。

接着，畢爾克衝出，他也追着牠跑向飛機，就在這時眼前有玫瑰色光一閃，他當場昏迷……。

「不管怎樣，我先上飛機去看看。」

張健明毫不猶疑地舉步登上機梯，跑進飛機裡。有的旅客，還坐在座位上，有的倒在通道上。而不論坐着的或躺着的，全都昏迷未醒。

健明在後面座位上發現一位昏迷的外國人，失聲叫喊：

「啊！他就是萊安教授！劉主任會給我看過相片。」

畢爾克也和着低吠幾聲。

健明把萊安教授抱起。教授一醒過來後，左顧右盼着。

「教授，您沒有受傷吧？」

「嗯，沒有。不過，你是誰呢？」

「我叫做張健明。是劉經武主任託我來接您的。」

——張健明用生硬的英語回答着。還好，萊安教授大概都聽懂了，輕輕點着頭站起來。

當教授和健明走過通道時，兩邊座位上昏迷的旅客，一個個醒來，不勝訝異地轉頭看來看去。

健明和萊安教授，站在飛機門口放眼望去。就在這剎那，張健明整個楞住了。

照理說，正對面應該有管制塔才對。可是現在，不但不見了管制塔，竟出現了從未見過的濃密密的森林。水泥滑道只到直升機和油車那邊就斷掉，再過去只是一片叢林。

健明發瘋似地跑下機梯。本來今天的天氣最冷，可是他現在却感到燠熱得幾乎要窒息。脫掉了大衣和制服的上衣，只穿着一件襯衣感到剛好。他又望過飛機那邊，所看得見的，照樣是一大片茂密森林。

眼前這景象，好像是機場上的一部份，給圓圓地割了一大塊，被搬到大森林裡面來似的。環顧四周，一踏出水泥地，無論那一邊，都是好粗大的樹幹所形成的圍牆。是不是大森林像活着的東西似地，自動跑來包圍了他們了？

一直向南延伸的滑道已半途斷掉，位在西邊的管制塔也霍然消失。萊安教授走到張健明旁邊問道：

「這是什麼地方？」

可是張健明自己茫然若失，無以置答。

○　○　○

這架波音七〇七噴射客機的旅客一共有七十二名。再加上張健明和畢爾克。這麼多的人，被遺留於臨時機場的一角！人們都像瘋子似的，口口聲聲叫着罵着。其實，健明也多麼希望逃離這可怕的地方！可

是周圍全是濃密森林，叫他逃往什麼地方呢？

在這一片喧囂混亂中，挺身而出，使人們恢復鎮靜的是噴射客機機長哈華特先生。機長把旅客們集合在機梯旁邊，開始說明：

「請各位安靜點兒。當輪船在海洋出事時，船客都要服從船長的命令。同樣地，我希望現在大家要服從我機長。」

「這是什麼地方？」

「到底發生什麼事？我把太太和子女都留在美國。求求你替我想辦法脫險。」

「拜託拜託機長。我們女人家在這可怕的地方，一天也待不下！要多少錢都給你，快救我們吧！」

站在機長前面的人，爭先恐後地叫嚷着。機長站在機梯上，舉起雙手令大家安靜下來後，繼續說：

「我已拍發ＳＯＳ求救信號，但是至今毫無回電。不但如此，我們的無線電通訊機，一點兒電波也接不到。要是能

收聽廣播，就能查出電波的方向，可是收音機和航空局的無線電都沒有一點聲響。」

「是不是無線電通信機壞了？」

——這位發問題的，是美國有名的狩獵專家李根先生。張健明在報紙上看過他的大名。他曾在非洲或印度等地，獵過吃人的大獅子和老虎，是一位百發百中的神槍手。機長轉頭看着李根先生說：

「我們的無線電和收音機一共有五架。我相信不會五架全都故障。何況，這五架一直到降落時都好好的。我們才能聽從管制塔的指揮安然着陸呀！」

不錯，七〇七噴射客機平安降落，證明一直到那時，無線電一點毛病也沒有。駭人聽聞的怪事件，是降陸後才發生的。

突然有個中年的胖子衝到機長面前咆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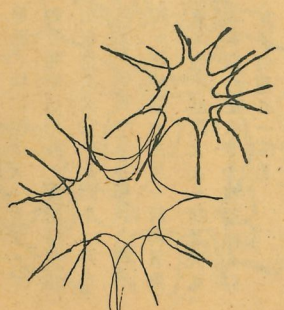
「機長，你有什麼打算？我可有很重要的工作等着去做呀！唉，早曉得如此，我就不花那麼多的錢到台灣來。這都是你害了我們！」

這個人以驕傲的眼神瞪着機長。原來他就是鼎鼎有名的紐約大富翁洛克內基第四。機長心平氣和地回答：

「其實，我們的飛機是平安降落了目的地。後來不知遭受什麼神秘力量的作祟，才被拋在這密林裡。無論如何，我要盡我的力量來完成我的職責。」

「哼，什麼叫做盡你的力量？我可不愛聽這些廢話。你趕快把我送回目的地！」

洛克內基第四光叫囂還不够，竟氣洶洶地，伸手捉住機長的領子，恨不得把他一把勒死。他大概是自幼嬌生慣養，以為無論什麼事都能由他胡來。



黑夜怪獸

就在洛克內基第四氣汹汹地捉住機長要打他的時候，有位頭髮全白，下顎留着山羊鬍子的老人挺身而出，攔住了洛克內基。雖說洛克內基蠻橫無理，倒也不敢對老人動手，只好蠻不情願地放開機長，怒目瞪視他。老人帶着毫不在乎的表情說：

「我是芝加哥博物館館長愛克博士。假如駕機長或打機長就能回到原來降落的飛機場的話，我倒願意幫你對付機長。其實，我們現在責備機長一點用處也沒有。最要緊的還是要先查出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哼，這麼說你難道能查明這是什麼地方？」

「不！到現在還沒有十分把握。不過，至少我能說這裡不是台灣。」

「什麼！不是台灣？」

——洛克內基在驚駭之餘大聲反問。不僅是他，就是張健明或其他的旅客，每個人都大感震驚，嘁嘁喳喳地大談這問題起來。愛克博士不慌不忙地繼續說明：

「你們仔細看看這四周的茂密叢林就知道。差不多全都是樹林。台灣那兒有這麼一大片熱帶密林！再說現在這氣溫，差不多有三十幾度高。別說台北的冬天沒有這麼熱，就是高雄也不致於在冬天裡熱到這地步啊！」

經愛克博士這麼一說，張健明才猛記起今天一大早，父親要開車送他時，天氣冷得連引擎也久久發動不起來。可是自己在機場一度暈絕後，醒來時，四周像大熱天一般溽暑難當，他不但是大衣，就是夾克和制服的上衣也全都脫掉，只剩了白襯衣一件！

不過，果如愛克博士所言，這裡不是台灣的話，究竟是什麼地方呢？還有先前那一道玫瑰色閃光和令人昏迷的衝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朵朵疑雲，毫無窮止地湧上健明心頭。

獵猛獸的專家李根先生，手指着叢林，強裝着滑稽的樣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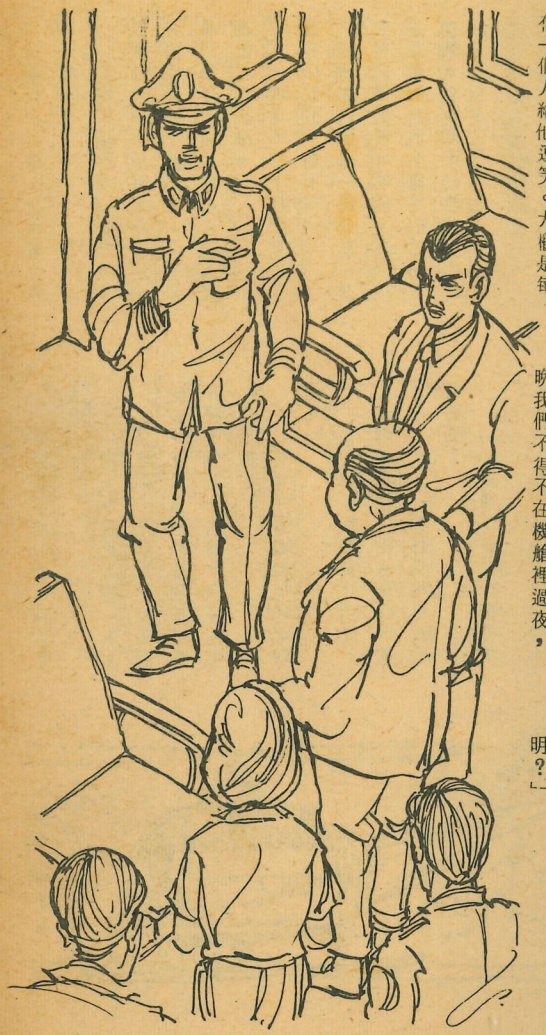
「既然這裡不是台灣，而是比台灣更熱的熱帶地區，那很可能就是非洲！說不定泰山就要帶着他的猴子和大象，從那邊叢林跳出來咧。」

雖然他說得很幽默，却沒有一個人給他逗笑。大概是每一個人過度震驚和失望，想笑也笑不出來了。哈華特機長昂頭挺胸站在機梯上，熱情有力地說：

「請各位打起精神吧。今晚我們不得不在機艙裡過夜，不過，我保證明天一定查出這裡是什麼地方。」

然而洛克內基第四還是有氣無力地問：

「你到底要用什麼方法查明？」



機長指着停在叢林邊緣的直升機說：

「我準備駕那架直升機，作廣泛的空中偵察，相信定能查出這裡是什麼地方。要是僥倖看見了人屋，還可以找人來帮忙我們脫險。」

「喔，不錯！找們竟忘了還有一架直升機！」

——旅客們給這一新發現，鼓舞得同聲歡呼。有的人甚至於還互相擁抱着手舞足蹈起來。忽然，張健明指着直升機大叫：

「呀！大家看那邊。」

順着他所指看去，正好有個人推開直升機的門，蹣跚着走了出來。那人還不斷用雙手敲着頭，朝着這邊走來。

「汪！」

畢爾克猛吼一聲，衝着那人奔去。

「嘿，畢爾克，等一下」

張健明忙跟着畢爾克後面趕去。畢爾克跑到那個剛從直升機下來的人身邊，就汪汪怒叫個不停！

「好啦！畢爾克，不要叫了。」

——張健明抓着畢爾克項圈，好不容易按住了牠。從直升機下來的人，一臉訝異地望着張健明問：

「你是誰？這是什麼地方？」

「我叫張健明。您呢？」

「我是直升機的駕駛員鍾平山。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呀？怎麼在一轉瞬之間，四周都變成了濃密密的森林？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鍾駕駛員說着，還把自己的頭敲個不停。他大概是不相信這世界眞的發生突變，以爲自己的頭腦有問題。張健明不知怎樣說明才好，一邊引着他往巨型客機那邊去，一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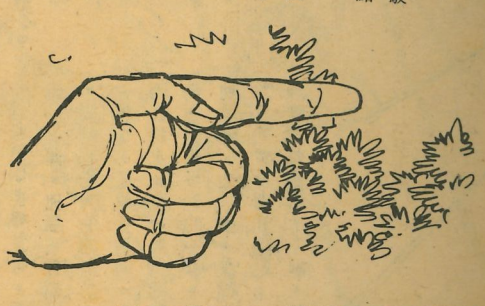
「波音707噴射客機的旅客都在那邊。我們過去看看。」

這一天晚上，連後來參加的鍾平山駕駛員，一共七十四個人，就在707噴射客機的機艙裡過夜。

雖然每一個人疲憊困頓已極，却都因不安與恐懼而久久不能入眠。三位空中小姐在通道上來回走着，分發空中客餐給旅客們。她們還強裝快活的態度，以悅耳的聲調，安慰沮喪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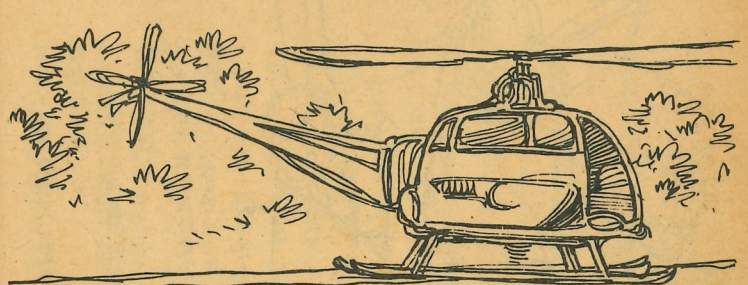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機長、副駕駛以及事務長等三人，正在檢點大家所帶的武器，以備萬一。統計結果計有：李根先生的四柄獵槍、洛克內基先生和另外一位旅客各一把自衛手槍、和直升機裡五柄機場警衛用的來福槍，以及客機上所備遇難時要用的兩把信號槍。哈華特機長將這些槍支全部收集在一起，加以嚴密管理。

後來這群筋疲力盡的人們都一個個睡着了。原來在白天裡燠熱難堪，想不到半夜後驟然冷意沁身。每個旅客都蓋着空中小姐交給他們的毯子睡着。只有張健明一直輾轉難眠。畢爾克就伏在他座位旁邊的通道上，時時用毛茸茸的頭擦着



健明的手。牠是不是也惦記着失踪的老主人而睡不着呢？

張健明腦際充滿了疑懼與不安；那一道玫瑰色的怪光……說不定我們這群人，也是中了歐米加粒子，而給衝移到一個遙遠的，不知名的地方！



好不容易請來了萊安教授，可惜還沒請他設法找回徐博士父女，就遭遇這第二次奇禍！劉經武主任這時一定在乾着急吧，最遺憾的是毫無辦法跟劉主任取得連繫！唉，徐麗華，妳現在究竟在那兒過怎樣的日子呢……。

他如此胡思亂想着，更加睡不着了。就在這時，畢爾克突然低鳴起來。還不時伸着脖子、抖動着耳朵，顯出不安、警覺的樣子。

「噓，安靜點兒！別吵醒人家！」

可是無論健明如何責罵，畢爾克還是低鳴個不停。張健明只好抓着畢爾克的項圈，想把牠帶出艙外。

走過了通道，到出口處時，爲防驚醒別人，健明輕輕推開艙門說：

「畢爾克，你獨個兒在外頭睡。是你自己吵人，可別怪我無情。」

張健明想把畢爾克推出外面去。可是畢爾克就像一個拗氣的小孩，兩支前脚撐在門檻，不肯出去。自從徐麗華失踪後，畢爾克一直很馴服，從未違背張健明的命令，偏偏今晚如此的不聽話，眞令人訝疑。

健明只好用力拉着畢爾克的項圈，自己也走到艙外去。就在這時：

汪！汪汪！汪汪！

畢爾克像發狂似地猛吠個不停。健明覺覺情形不對，疑目望向前。機梯朦朧浮現在一片漆黑裡。而就在機梯最下面一級，爬着兩條黑影，四隻眼睛如炬，在黑幕裡閃亮。

「哇！」

張健明失聲驚叫，而就在這一剎那，兇猛吼聲劃破夜幕，同時有隻大牛的黑影，矯捷一縱身，直撲張健明。在窄狹的機梯上，那有閃身的餘地！張健明給怪獸的一擊，撞飛到艙門邊，他一倒，沉甸甸、毛茸茸的東西擱在他胸上。那東西還長着利爪——啊，是怪獸

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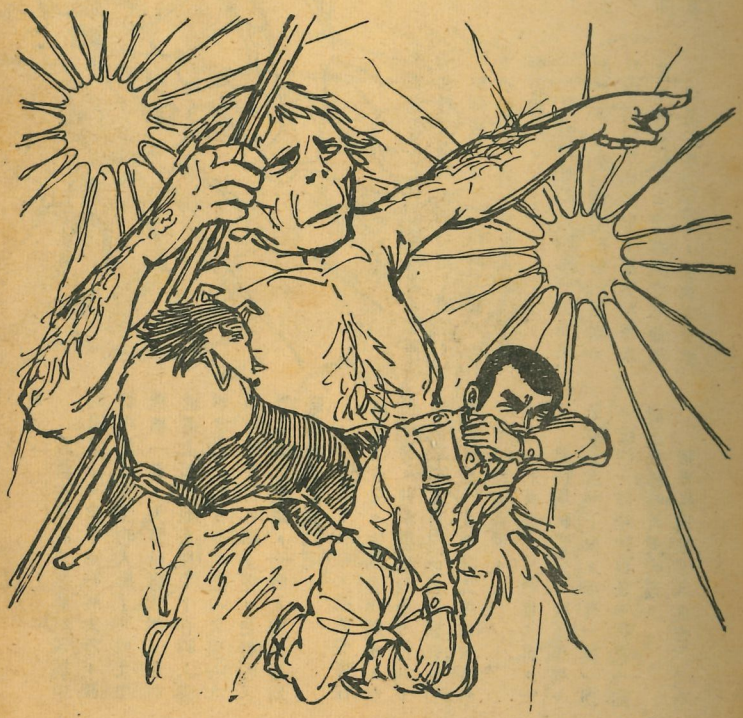
「唔！我完了！」

張健明緊閉了眼睛。怪獸那股火焰般熱烘烘的氣，吹到健明臉頰。而從鋒利的尖牙間吐出腥臭的獸味。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畢爾克猛撲怪獸的背。怪獸狂怒之餘，縱身躍起，同時爲掙脫畢爾克，以身直撞機梯的欄干。劈哩拍拉一響機梯欄干被撞斷，怪獸黑影和畢爾克，雙雙跌落滑道上面。

「畢爾克！」

——張健明大喊着，奮不顧身地跑下機梯，畢爾克前後被兩隻怪獸夾着，大喘着氣，一直低鳴個不停。跟巨大的怪獸一比，畢爾克簡直是給貓逼入死路的小耗子。



活火山

「啊，畢爾克完了！」

——張健明不由主地緊閉雙眼。

就在這時：

砰砰砰！

一陣震耳槍聲響處，怪物如皮球般彈起！抬頭一看，神槍手李根先生，正站在機梯上，不停地發射來福槍。「噼拍！噼拍！」槍彈一顆顆打進怪物巨體。一隻被擊倒，另一隻狼狽逃入了原始叢林裡。

健明和畢爾克九死一生地逃回機艙，李根先生把艙門關緊，叮嚀健明好好睡覺。雖然餘悸未定，健明好長一段時間閤不攏眼，可是他畢竟太累，最後還是睡着了。

清新的早晨來到叢林環繞中的滑道上。當張健明醒來時，機艙內已不見別的人影了。他走出機梯一看，大夥兒難友們，都在滑道上起勁地工作了！有的人還學着土人的樣子，把一大串一大串的香蕉扛在頭上呢。也有的人雙手提着鳳梨，他們大概都是到叢林裡去找來的吧！

三位空中小姐，把乾柴堆在滑道上生火。她們要燒開水，準備早餐。健明環顧四周，看見十個左右的人聚在一起。原來他們是圍着看昨夜李根先生用來福槍打死的怪物屍體。

「畢爾克，我們也去看。」

健明精神奕奕地跑下樓梯。畢爾克跟他下來，却有一腿一拐一跛的。昨夜牠跟怪物纏成一團滾落機梯時所受的傷。

那隻怪物既非老虎也不是獅子，看起來兇猛驚人。血盆大口長着利劍一般的長牙，而比獅子大過一倍的軀體，披着一身茸茸長毛。健明失聲驚叫：

「這，這究竟是什麼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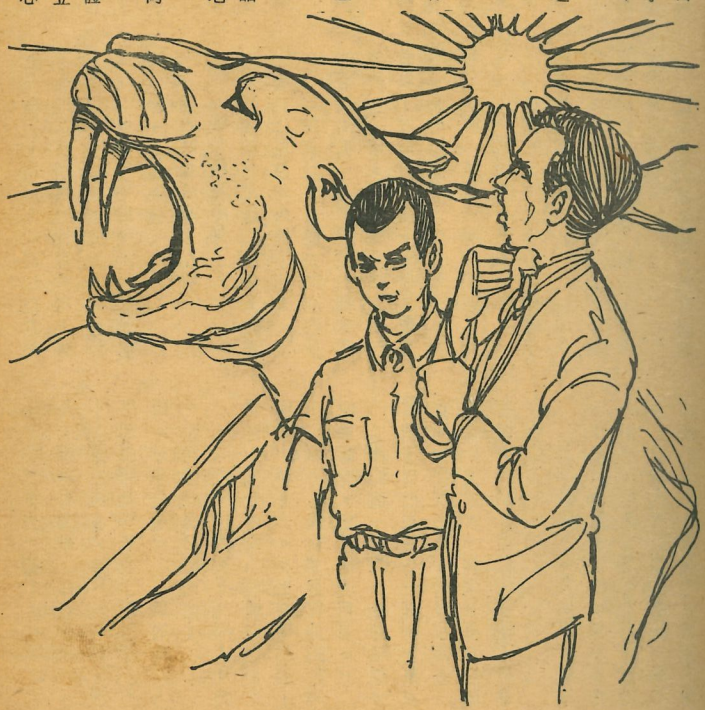
昨夜在一片漆黑中根本看不清楚，而今在明朗的晨曦中看清了，顯得格外的恐怖。尤其畢爾克昨夜學了乖，現在還心有餘悸地退縮着，不敢上前去看。健明撫摸着畢爾克的頭笑道：

「哈哈，你放心吧。怪物已死了，不會再咬你。」

就在這時，有個老人推開人牆跑進來。原來是芝加哥博物館的愛克博士。健明想起了這位老學者昨天所說的話：

「我敢斷定，這裡不是台灣。」

愛克博士凝視着怪物的屍體，不勝感嘆地沉吟不已。他佇立良久，後來索性蹲了下來，熱心



地檢查怪物的長牙和指爪等。然後又感慨地說：

「這簡直不可相信！這怪物分明是劍齒虎，俗稱Sabre tiger的，冰河時代的猛獸！想不到現代還有劍齒虎！嘿，這眞是一項大發現，一項眞正偉大的發現。」

看着愛克博士搖頭晃腦感嘆的樣子，健明和李根先生輪流敍述昨夜發生的事。

「喔，你們說另外一隻逃進了叢林裡？這麼看，那座叢林中，恐怕還有很多牠們的同類咧。」

「博士，既然如此，我們晚間非戒備不可了。應該全體人員都睡在機艙裡，而把機梯拿開才行。當然在危急關頭可用來福槍對付，不過，槍彈還是盡量節省較好。」

——李根先生拍着專門用來獵猛獸的來福槍，極有把握地說。他眞是標準的美國人，常開着玩笑逗人發笑，可是骨子裡却已算準了恐怕非長期停留這叢林裡不可，所以主張應該節省子彈。健明第一次發見了李根先生個性審愼的一面，更加欽佩了。

這時哈華特機長在喊：

「直升機要起飛了！」

大家聞聲都趕到直升機旁邊。機長以嚴肅的表情下令：

「我們派直升機去調查的目的有二：其一是要調查這裡究竟屬於那一國。其二是尋找人類的踪跡，向他們求援。一起去調查的人是李根先生、愛克博士、張健明同學、牧羊犬畢爾克以及我，一共四個人又一隻狗。」

機長的話才完，洛克內基第四擠到前面來說：

「機長，把我也帶去吧！要多少錢我都付得起。所以，求求你把我也帶去。」

「洛克內基先生，我不能答應任性的要求。剛才我所指定的人，都是對調查工作最有用的。」

——雖然洛克內基一味叫囂，機長却溫和地諄諄說明給他聽。然而，洛克內基可不是講道理的人。他竟轉向張健明出氣：

「哼，什麼最有用的人！我問你，那個中國小娃能做什麼？你帶小孩子去。反而碍手碍脚！」

「不，張同學指揮他的牧羊狗畢爾克，定有極大用處。」

機長這一說明，張健明這才明瞭了自己被選中的理由。畢爾克既聰明又敏感，帶牠去調查，用處一定很大。但是畢爾克只聽張健明的話，所以也不能不把健明帶去了。

另外幾位，如愛克博士是生物學家，他能够根據植物和動物的型態，判斷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假如再有劍齒虎那種可怕的野獸出現，李根先生會保護大家

。機長所選的，的確都是最有用的人才！全體旅客都服氣了，只有洛克內基還是一臉不高興地嘟噥不已。

調查隊一行四人和畢爾克，就在其他人的歡送中搭上了直升機。嗡嚕嚕嚕——引擎發動，螺旋槳使勁旋轉起來，西可爾斯基S61型直升機升空而去。波音707噴射機和站在那邊揮手的人影，愈來愈小，在茫茫大叢林中，只見一塊割成圓型的滑道。

展現在直升機窗下的世界，猶如綠色的大海。機長說：

「愛克博士，下面是一望無盡的大森林！我好幾次來過台灣，記得台灣到處開發得很好，沒有這麼一大片原始林！」

張健明從旁插嘴說：

「不過，太平山或八仙山深處，還有大片的森林。所以我想，現在還不能斷定這裡不是台灣吧……」

在健明心裡，他希望這裡還是台灣的一角落！他多麼害怕最後的結論說，這裡是遠離台灣的異國了。愛克博士看穿了健明心

中的不安，一邊以望遠鏡觀察着窗外景色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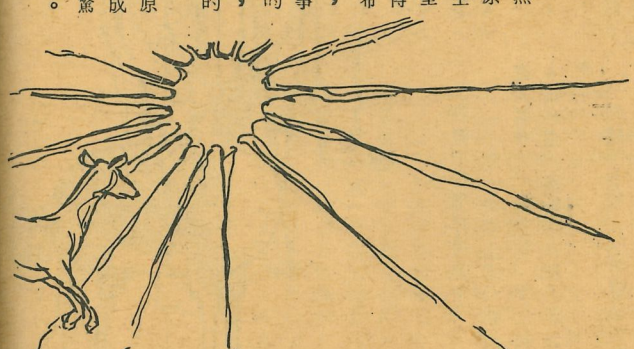
「健明，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敢說這裡不是台灣。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都有那地方獨特的植物相。譬如說美國有大平原的小灌木和落磯山脈的高山植物等不同的植物相。假如這裡是太平山或八仙山的林區，應該是紅檜或扁柏等寒帶針葉樹林或溫帶針葉濶葉樹混淆林。可是，下面一大片綠海中所見的，全是屬於熱帶降雨林的麻栗樹、烏木及印度護謨樹等。雖然擎丁公園等地也有熱帶植物，可沒有這樣一望無際的熱帶樹林。」

聽了這話，健明可失望極了。說來說去，這裡畢竟不是台灣！那到底是什麼地方呢？是東南亞半島？是印度？或是赤道下面的非洲？他的心裡充滿了不安。這裡既非台灣，恐怕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徐博士和徐麗華。想到他們一別成永離，他有斷腸的痛苦。突然，愛克博士的叫喊聲，驚醒了他的沉思。

「呀！那邊有平原。機長，我們下去看看。」

直升機逐漸降低高度。果然就在叢林彼方，有寬廣的大平原。這平原委實很大，好像延伸至地平線盡處。健明最後一縷希望到此完全斷了。剛才聽過愛克博士說明後，他仍然抱着一點點希望，以爲愛克博士可能會看錯，這裡可能還是台灣。但是現在事實已很明顯，台灣是高度開發的地方，那會有這麼大一塊平原，連一棟房子、一塊田園都沒有的？

直升機飛過叢林，在大平原上盤旋低飛。在遙遠的彼方，成群的動物，受直升機引擎聲的驚嚇拔腿就跑。遠看像是一群鹿。



健明記起很久以前看的非洲探險的影片，好像有過這樣的景象。直升機跟在動物後面飛去。

動物們聽了螺旋槳轉動的大響聲，大概以爲龍大怪物自天而降，沒命地奔逃着。可是牠們那能賽過直升機呢？馬上就被直升機趕上。這時機長開口了：

「愛克博士，那群動物好像是鹿。不，也許是羚羊也說不定。」

那知道愛克博士沒有正面答覆機長的話，只像上次看見劍齒虎的屍體時一般，一味地沉吟感嘆着。倒是張健明按捺不住性子問了：

「博士，那群野獸是鹿呢？或是羚羊？」

博士仍舊感嘆着喃喃地說：

「嗯，正如中國的古代文獻所說，角似鹿而非鹿，貌像馬而非馬，身如牛而非牛，蹄似羊而非羊，眞是說得不錯。」

李根先生看愛克博士迷迷糊糊的樣子，無可奈何地攤着雙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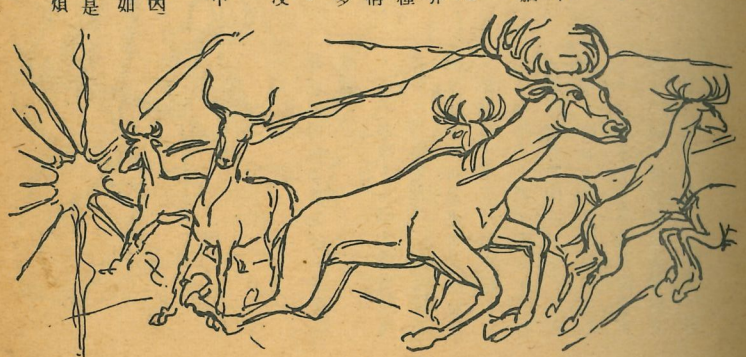
「博士，您可別再說那些謎一般的話，趕快告訴我們嘛。下面那群動物究竟是什麼？」

看樣子連這位狩獵專家也不認識那群動物。愛克博士歪着腦瓜兒說：

「嗯，簡直不可相信！那是名叫四不像的動物。就是非鹿非馬非牛也不是羊，不屬於這四種動物的任何一種，才有了這名稱。不過，野性的四不像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絕滅。過去在清朝時，據說在南苑飼養過，其實我也沒見過……」

「嗄！這麼說難道這裡是中國大陸嗎？」

美國人的機長臉色倏變。因爲乘客裡面美國人佔多數。假如這裡是共匪竊據下的大陸，要是給兇惡的匪幹發現，可不是麻煩了嗎？



人猿或是猿人？

大家頓時緊張起來。尤其是機長，警覺地扳了駕駛桿，使直升機急劇上升，朝着大平原遠處飛去。想不到大平原竟似無盡頭，看情形這裡更不可能是台灣了。要是台灣的話，飛了這麼久，該會看到山脈或大海才對呀！突然，李根先生手指着下面驚叫起來：

「嘿，那是什麼？」

順着他指頭看去，在遠處的下方，河流如銀帶，而豆粒大的東西，在那岸邊移動。直升機又一次降低高度，只見河流漸大也逐漸看得清楚。那是一條相當大的河流。而岸邊樹木蒼鬱，就在那樹林旁邊，龐大動物互相噴着水嬉戲着。張健明大叫起來：

「那是大象！」

不錯，有的高舉長鼻子噴灑着水，有的小象依偎着母象吃奶。這時李根先生一臉訝異地說：

「奇怪！中國大陸應該沒有象。可能這裡是印度或是非洲……。」可是沒等到他說完，愛克博士又沉吟起來道：

「唔……嗯，不對，不對。那些象既非印度，也不是非洲象。你看，渾身長着茸茸的毛。」李根先生點頭承認愛克博士的話。而張健明也看出來，那些象雖不像「猛瑪象」那

般披着一身長毛，却也長着短毛，跟動物園見過的大象，以有不同的地方。愛克博士繼續望着象喃喃自語：

「可能是歐洲的安克丘化石象……不，不是。那種象的牙沒這麼長。說不定是印度的那巴達化石象……不，不，也不盡相同。喔，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愛克博士興奮地喊叫起來，使得其他的人都轉過頭來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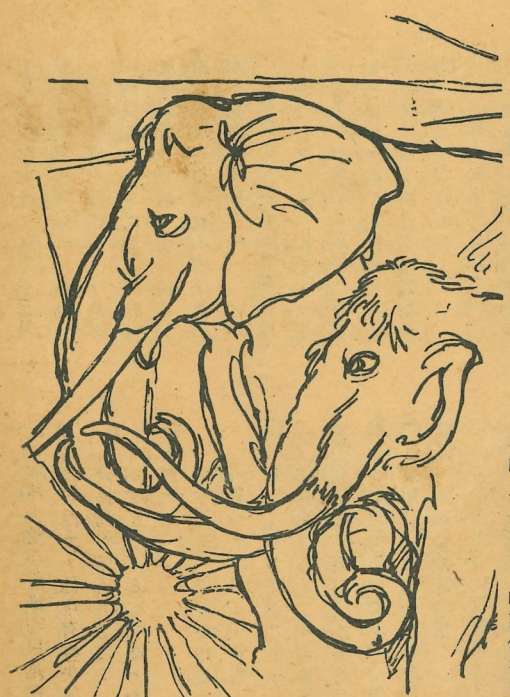
「博士，你到底明白了什麼呀？」

博士喜形於色地說：

「各位，我看出了下面那些象，跟過去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新化附近所發掘的古象屬於同一類。牠們是大約二十萬年前第三間冰期的較暖和的時候所產的象！」

二十萬年前的古象！可是牠們怎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呢？也許有一兩隻這種古象遺存下來是可能的，但是眼前這一群至少就有五十隻之多！這麼多古象遺留在這世界，怎會從未被人發現過呢？

李根先生好幾次到過印度和非洲，這兩地方的象都看多了，所以愛克博士的話他都瞭



解得很清楚，只是想不通爲何如有這麼多古象留存至今却從未被人發現過。

機長又把直升機升高，一直疾飛向前。不久在地平線遠處出現一座火山，還噴着火烟，那景象多麼壯麗！

大家痴痴地望着火山，愛克博士突然說：

「機長，可不可以降落一會兒？」

「噢，要降落嗎？我怕降落會遇到麻煩。請問，你要降落的目的是什麼？」

「我希望檢查一下這裡的地質，以便導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判斷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機長拗不過愛克博士熱心的懇求，默默地點頭答應，就把駕駛桿往前推。直升機朝着草原上較寬敞平坦的一角落。

偵察隊一行四個人，站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中，深深呼吸了新鮮的空氣。跟大城市充滿灰塵的汚濁空氣不同，這裡的空氣挺清新怡人。

機長和張健明無所事事地一邊做着深呼吸走來走去。而李根先生就端着來福槍，警覺地戒備着。最忙的是愛克博士，他拔掉草，挖着土仔細察看着。突然他又叫起來：

「請大家過來看看！」

張健明、機長和李根先生都應聲趕去。愛克博士手捧着灰色的土，又是「唔唔嗯」的沉吟着。看來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張健明本來以爲愛克博士發見了什麼珍貴的東西。所以看到博士雙手所捧的只是普普通通的泥土，他可有些失望了。機長沉不住氣，忙問：

「博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博士又是一臉興奮地說：

「機長，這是火山灰呢！是那座火山爆發噴出來的。」

張健明眞是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他不曉得火山灰有什麼值得這位博士這麼大驚小怪的。李根先生大概也是跟健明同感，他滿臉狐疑地問：

「那些灰有什麼稀奇呀？我家裡的火爐隨便翻一翻就多得很。」

這話可把愛克博士惹惱了。他斥道：

「嘿，你們眞不懂事！這灰跟火爐的灰，可大不相同呀。」

他朝着身邊的三個人瞪眼，繼續說：

「這灰可是判斷這裡是什麼地方的最重要線索呢！約在二十萬年前，也就是新生代第四紀洪積世，世界到處有火山活動。當時台灣和中國大陸連在一起，也曾發生火山爆發，有的地方甚至於積了好幾尺火山灰。問題是現在我手上這些火山灰，看起來好像是兩三年前才降下的。」

張健明傾耳聆聽愛克博士的說明，却一點也不瞭解他講這些話的用意。兩三年前才降下的火山灰，怎會是判斷這裡是什麼地方的重要線索呢？倒是機長大概也跟張健明一樣納悶，他替健明問道：

「博士，什麼洪積世的火山活動，跟我們現在的處境又有什麼關係呢？」

「大有關係！我簡單地說明一下好了。首先，我們剛才所見過的四不像，雖然現代已絕跡，但是二十多萬年以前，却盛產於中國。還有剛剛看到的古象，在台灣發掘到牠的化石。至於那座噴火的火山，山容秀麗，呈圓錐狀，極像台灣的大屯火山彙中的最高峯七星山。如我沒記錯。大屯山在二十萬年前還是活火山，經常噴着火。而這一帶所堆積的火山灰，好像是二十萬年前火山爆發的遺跡。這樣一步一步推論，那麼……」

聽到愛克博士說到這裡，張健明心頭一怔，抬起頭來——這麼說這個地方是……。

他還來不及把心裡的話說出，驀然一塊石頭掠過他眼前疾飛而去，他「哇」的叫了一聲，一屁股摔在地上。說時遲那時快，畢爾克狂吠着躍起，縱身朝着有一個人高的長草叢裡跳入。同時從草叢裡衝出像人一般大的黑影。

「啊！那是什麼？」

張健明手指草叢大叫。順眼看去，在草叢邊，一個渾身毛茸茸的，一半像人一半像猩猩的怪物，正與畢爾克在格鬪。李根先生舉起槍走去，可是他怕打中畢爾克，所以遲遲不敢開槍。張健明跑攏去大叫：

「畢爾克，退！」

畢爾克應聲跳開，而那個似人似猿的怪物，改變目標，

高舉毛茸茸的雙臂，朝着張健明撲來。

「哇！」

健明想逃走，却給絆了一脚，臉朝上地絆倒。怪物雙眼露着兇光，張着血盆大嘴撲上。就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李根先生及時趕來，用來福槍的槍托，往怪物肩膀給予重重的一擊。怪物踉蹌了幾步，面朝着健明倒下。

張健明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怪物身子下面爬出來，氣喘吁吁地問愛克博士：

「博士，您剛才那些話的意思是說，這裡可能是二十萬年前的台灣，是嗎？」

「不錯！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這項結論，可是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解釋，不過小明，你可還沒對你的救命恩人道謝呢！」

健明給愛克博士一提醒，才羞赧着搔着頭，握着李根先生的手道謝。李根先生倒是爽朗地說：

「小明，這還用道謝嗎？不過，愛克博士，這個怪物到底是什麼？這兩天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使我感覺得好似在看泰山影片。」

李根先生手指倒在地上的一半像人一半像猩猩的怪物。這時張健明的頭可混亂極了。照愛克博士的說明，這地方只可說是二十萬年前的台灣了。那座圓錐型的火山，愈看愈像七星山。他如四不像，古象、火山灰等等，可說證據俱全！

可是，那怎麼可能呢！什麼二十萬年前的台灣！二十世紀的人，怎會一下子跳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去呢？眞是愈想愈糊塗！

這時愛克博士倒是興致勃勃地檢查昏倒在地的怪物。他取出皮帶尺，量一量怪人的頭部大小，又翻翻怪人的眼皮檢查，也數着牙齒的數目。哈華特機長插嘴表示他的意見：

「愛克博士，這東西像人猿也像猿人，是不是尼安得達爾原人？」

愛克博士搖搖頭說：

「不是。我現在還不敢妄作結論，不過，由他樣子判斷，很像馬壩人。」

「什麼叫做馬壩人？是不是馬和人的混血兒？」

——李根先生的問話總是含着

幽默。愛克博士倒是一臉正經地搖着頭說：

「嘿，開玩笑！這怪人比猩猩或大猩猩，頭要大得多。可是比我們現代人，下巴太突出，犬齒也很尖利。我還得仔細檢查才敢說是什麼。不過，我猜，也許是從前在廣東省馬壩鄉山洞所發掘的馬壩人。他是中國早期智人之一種，活在約二三十萬年前。」

「說來說去，這裡還是二十多萬年前的台灣嗎？」

「嗯，非常可能。你在二十世紀的地球上，無論到什麼偏僻的曠野去，都不會看到古象、劍齒虎或馬壩人呀！所以我眞是滿意極了。我身爲考古學家，居然身邊有這麼多活生生的珍貴標本，無異是來到了天堂一般快樂！」

愛克博士大叫滿意，李根先生忙加以抗議：

「開，開玩笑！舉目所看到的都是怪物，還說是天堂！這樣的天堂我可不願住，不如早一秒簡離開它！」

——他抗議時慌慌張張的滑稽相，逗得機長和健明都捧腹大笑起來，想不到將他們的笑聲轉爲驚叫的事，很快就要發生！

尋找徐天佑博士

偵察隊員一行四人，駕着直升機回到森林環繞中的營地後，將大家叫攏來，報告偵察的經過。機長怕旅客們失望，所以盡量使用婉轉的說法，勸慰旅客們。有的女人，只看見偵察隊員綑綁着帶回的原始人，就怕得昏闕過去。

旅客們聽說這裡就是二十萬年前的台灣，每一個人都掩不住失望的顏色。

李根先生一心想打起大家的精神，故意裝着滑稽的口氣說：

「唉唷！一下子年輕了二十萬歲，叫我如何是好呢？」

可是大家無心說笑，反而有些人用責備的眼光瞪他，使他比別人更加頹喪了。

尤其那億萬富翁洛克內基第四，沒頭沒腦地叫罵起來：

「眞氣人！老爺花了一大筆錢搭飛機，竟給你們這批膿包帶來這原始森林！有一天回國後，老爺非告你們航空公司不可。」

一直沉默不語的萊安教授，這時起立發言。

「諸位，我是在麻州理工學院研究素粒子的萊安教授。我曾發見了具有龐大威力的歐米加粒子。無論何種物體，一旦受了歐米加射光的照射，都會在轉眼間消失不見。換句話說，歐米加粒子具有移動物體的奇異力量。不止是我，中國的徐天佑博士，也用別的方法發現了歐米加粒子。可是沒有多久，徐博士就連同電子學研究院一起消失了。」

張健明熱心聆聽着。因爲萊安教授現在所說明的，正是多日來鬱積在他心裡的話呀。

「現在我要大膽地提出我的見解。我想，徐博士和研究

院神秘失踪，以及我們一行人忽然被送到這鬼地方來，可能都是受了歐米加射線的照射。

本來我以爲歐米加粒子，具有將物體，從這一地方移到另一地方的力量。可是現在我才知道，歐米加粒子移動物體，並不是移到別的地方，而是移到別的時代：

一定是有人朝着我們扳動了歐米加光槍，把我們噴射到二十萬年前的台灣。」

萊安教授的說明告一段落，大家吵鬧起來。甚至於有人在絕望之餘，放聲哭起來。

誰想得到，一行七十四人，竟像古代被放逐於絕海孤島似的，會給丟棄於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呢？

張健明猶覺眼前發黑，一切希望都幻滅！可不是嗎？假如這只是空間上的轉移，他們現在還置身於二十世紀的地球上某一角落的話，那怕那是非洲大陸內地或是喜馬拉雅山脈深處，總有一縷希望，可以走到人類所住的地方。即使給拋在廣曠的撒哈拉沙漠裡，也有被商隊拯救的可能呀！偏偏他們現在所處的，是二十萬年前

的洪荒世界！空間上的距離，還可靠直升機、或船，甚至於靠兩條腿，總是可以克服的。可是時間上的距離，除非封神榜裡那些無所不能的神，誰能一躍跳過呢？那絕對是不可能的！正在健明絕望地跌落沉思中的時候，哈華特機長突然發問：

「請問萊安教授。我們已明白歐米加射光，將我們照回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所處的空間上的位置，會怎樣改變呢？」

「不，不。在空間上我們一點也不變位置。比如說，現在我們所處的地方，應是二十萬年前的台北郊外，本來有臨時機場的地方——我記得是叫做泰山或林口的地方。

假定徐天佑博士也跟我們一樣，遭受可惡兇手用歐米加光槍射擊，那麼他和整個研究院，應該也在這二十萬年前的某個地方。

既然這樣，我們目前要做的首要工作，是去尋找徐博士和他的研究院……。」

「嗯，不錯。明天我們再派直升機去尋找好了。」

——哈華特機長贊成萊安教授的意見，馬上這樣決定了。

張健明聽了這句話，他原來沮喪已極的精神，才恢復了一點希望。假設暗害徐博士和暗害這架噴射客機的兇手是同一個人，而且用的是同一樣兇器——歐米加光槍，那麼徐博士一定是活在這同一時代的某個角落。只要找到那座巍峨的研究院，即能重見徐麗華了。想到這裡，健明幾乎等不及明天！

機長把張健明叫去，詳細詢問電子學研究院的所在。徐博士的研究院位在基隆河的岸邊。可是健明不知道二十萬年前是不是有那麼一條基隆河，就算有，是不是擁有跟現在一樣的流域。

既然河流不能當標誌，機長只好取出噴射客機所備的台北近郊觀光地圖。只要計算研究院與臨時機場的距離，以及找對方向，搭直升機去找研究院，應該易如反掌。

健明和機長，在地圖上畫着線，計劃明天的搜索路線。健明一想到可能明天就能重見徐麗華，他的心因希望和喜悅

而跳動個不停。可是當他倆全神貫注地在查看地圖的時候，突然一聲槍響。機長拋掉地圖，倏地站起，健明也緊跟着機長，朝着槍聲傳出的方向跑去。

就在加油車的旁邊，手持着槍的洛克內基和直升機的鍾駕駛員扭在一起格鬪着。而在他倆面前，那個反梆着的原始人俘虜，倒在血泊裡。洛克內基邊打邊咒罵着：

「黃臉鬼，放開我！」

「洛克內基，你不可以亂開槍殺人！」

——鍾駕駛員說着，把洛克內基的手反扭起來，拿掉他手中的槍。洛克內基心猶未甘，猛撲鍾駕駛員。年輕的鍾平山，把奪來的手槍放在滑道邊，一手抓住洛克內基揮下的拳頭，表演了一招很漂亮的太極拳架式，將蠻不講理的洛克內基，狠狠摔在地上。洛克內基猶不認輸，大聲叫嚷着：

「你！你給我記住！」

可是他大概是摔痛了腰，久久爬不起來。機長趁好氣喘吁吁的跑到，問道：

「老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剛才洛克內基先生，一抓起槍就射殺了那個原始人。我要阻止他，他不但不聽，還轉過來打我，我只好把他摔倒。」

——鍾駕駛員由於剛剛經歷一場格鬪，氣喘如牛地回答。健明轉頭去看氣咻咻的洛克內基。他用以殺原始人的槍，是李根先生從直升機下來後，忘記收起來的，機長也轉向洛克內基詰問：

「密斯脫洛克內基，我明明禁止濫開槍殺人，你怎麼不聽話！」

「哼，殺死一隻兩隻黃臉猴子，算得了什麼！」

——他大概是被拋棄在這二十萬年前的世界，有一肚子的火，才開槍殺原始人發洩的。眞是一個目中無別人的任性的傢伙！這時愛克博士老態龍鍾地趕來，口中喃喃着：

「誰說一隻兩隻猴子！他可算我們人類的祖先呢！他並沒有害你，何必狠心殺死……」

——愛克博士因他所珍惜的「人類活標本」，無端地給人殺死，一定是傷心不過，跑到那原始人屍邊，眼淚一直滾落個不停。李根先生也趕來，一手抓起洛克內基，就粗手粗脚地打着他：

「你這胡作胡爲的暴發戶，別因爲你家裡有幾個臭錢，就亂搞一通！現在是大家要同心協力克服困難的時候，怎可以讓你使少爺脾氣！」

李根先生平常老說着滑稽的話逗人笑，其實是個頗有遠見的人。原來他用槍柄打倒原始人，而沒有開槍射殺他，一方面是爲了節省子彈，一方面也是想到那「怪物」可能是人類，基於一種人道的觀念。李根先生在危急中，仍能如此精算遠慮，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最後，機長斬釘截鐵地說：

「密斯脫洛克內基，你要是再犯規一次，我要下令叫你滾開，不再讓你跟大家一起生活！」

洛克內基給機長狠狠地訓了一頓，一臉尷尬地站起，推開圍看的人群，溜回客機裡面。然後，他跟一個叫做魯易士的房地產掮客和一個叫做立克的退休拳擊選手，交頭接耳地，不知在商量什麼。

健明又跟着機長，回去察看地圖。這時，空中小姐們已開始準備晚餐了。假如用客機的電爐，作菜作飯都很簡單，可是爲了節省電池，空中小姐們都去撿乾柴生火。今天的晚餐的菜，是鍾駕駛員獵獲的四不像的肉，以及在叢林裡取之不盡的香蕉。

一天又要過去。當夕陽沉落叢林遠處後，夜幕驟然低垂，沁涼的黑夜降臨。平常絕對吃不到的四不像的烤肉，和野生的小香蕉，使辛苦工作了一天的人們，飽餐了一頓。

大家圍着火，坐在水泥地上吃晚餐，使健明感到去參加露營，舉行營火會似地，其樂

無窮。

仰望天空，繁星閃爍。在二十世紀的台北，那有如此美麗澄明的星空呢！一顆顆的星，像寶石般璀璨閃耀。

健明忽然憶起徐麗華晶瑩的眼眸。明天——就是明天，只要天一亮，他或許能見到徐麗華了。這念頭使他頓時感到精神百倍！

重逢

明媚的早晨來臨，瀰漫叢林間的早霧，恰如給抹布揩拭般消失後，和煦陽光在滑道上跳着多彩的晨舞。

輕快的引擎聲響處，直升機盤旋升空了。搭在上面的除了昨天那四人和畢爾克外，還加上了來安教授。儘管畢爾克頂聰明，牠既聽不懂人們所講的話，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一行人，就是要去尋找牠的老主人徐博士的。

健明撫摸着畢爾克的頭說：

「畢爾克。我們就要去找你的主人啦！也許你今天能重見徐博士和麗華呢！你高興不高興。」

畢爾克似懂不懂，「汪」地叫了一聲。直升機向東南方飛去。健明一直望着那座二十萬年前的大屯山。它冒着淡紫色的烟高聳天空，比二十世紀所看的更雄偉壯麗。健明不勝感嘆地說：

「愛克博士，大屯山好像比二十世紀的更美哪！」

「嗯，在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大屯山一直噴火不停，後來逐漸減少噴火，直到完全停止。」

這時李根先生插嘴了：

「這麼說，山也跟人一樣會衰老是嗎？過去它年輕，把一肚子火氣都噴出來。到了二十世紀，它已像愛克博士那樣又老又瘦了，所以不漂亮。」

「嗄！誰說我又老又瘦！我可還年輕呢！」

愛克博士趕忙抗議。看他氣得臉紅脖子粗，確實是滿肚子火氣了。

這時機長問道：

「博士，我們這兩天飛了不少航程，爲什麼都沒有見到海呢？」

「嘿，你別以爲台灣在二十萬年以前也是一個島嶼。它是跟中國大陸連在一起的。」

可不是嗎？

現在展現在眼下的，照樣是大片大片的綠色草原和森林。只是穿梭過叢林間，有一條銀帶晶亮發光。原來那就是河流！

機長攤開二十世紀的台北地圖，一邊對照着下面的景象一邊說：

「小明。那條河差不多跟二十世紀的基隆河流過同一個地方哪！」

雖然二十萬年前的景物上，沒有觀光地圖所載的建築或道路可識別，可是機長憑他多年的經驗，只根據所飛的方向和距離，就能判斷大概的位置來。健明聽說基隆河，霎時緊張了。他喃喃的說：

「那麼假如電子研究院也飛來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差不

多可以看見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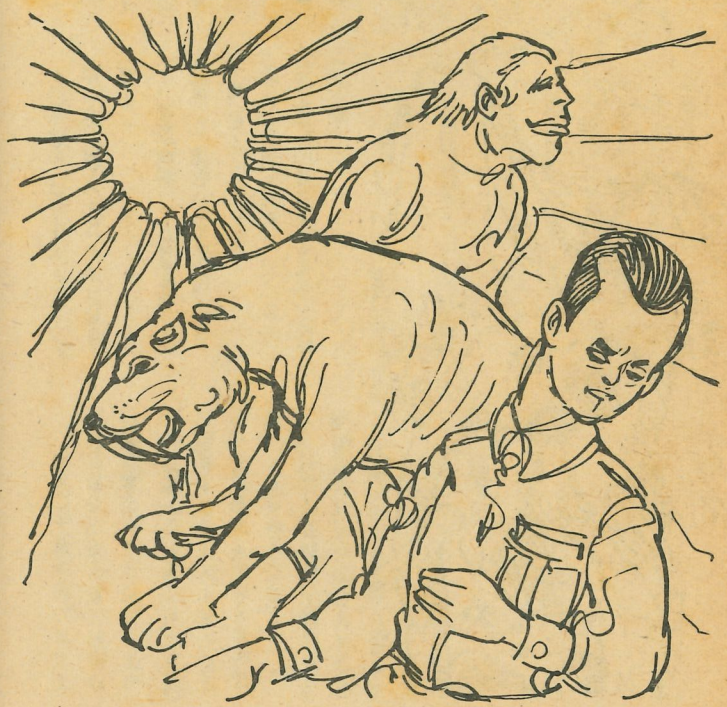
萊安教授和李根先生，現在全都一言不發地，在注視地上景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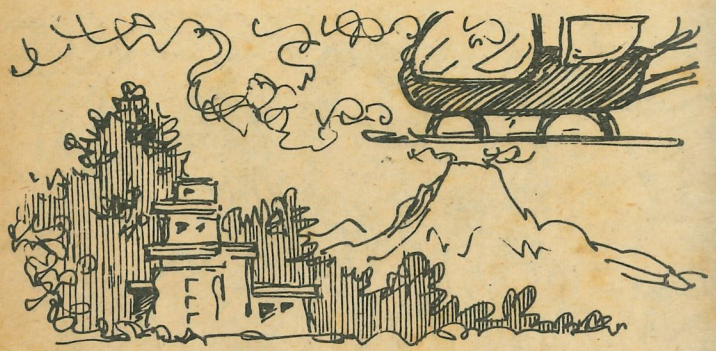
直升機降低了高度，也減緩了速度。下面那條河，好像快到盡頭了。而圍繞着河流的叢林中，一點也沒什麼特別的跡象。

張健明這時又開始感到恐慌。說不定徐博士他們並沒有給冲飛到這洪荒時代來？說不定他永遠見不到徐麗華了？

健明心中的不安越脹越大。假如今天的偵查工作落空，找不到研究院也找不到徐博士父女的話怎麼辦呢？是不是該一輩子跟這七十多位旅客，生活在洪荒世界呢？

正當愁雲密佈健明心中的





時候，李根先生突然指着河心大叫起來：

「有了！我看到研究院了！」

不錯，他所指的地方，河流岔開成兩道，中間挾着一塊三角洲。研究院的白色大樓，確是聳立在那塊沙洲上。健明和其他的人，都一味注視河的兩岸，才沒有看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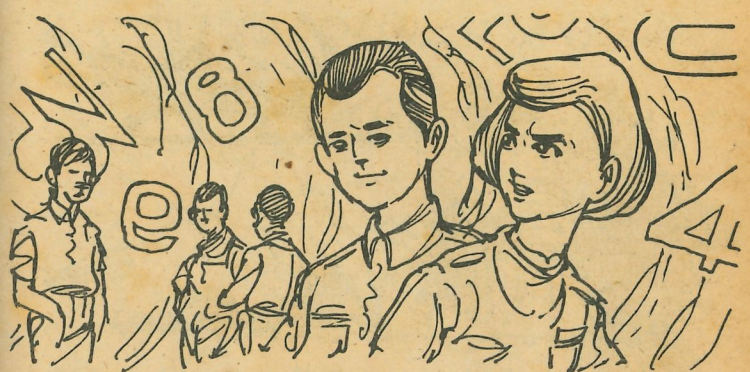
健明一方面放心了，可是另一方面又萌起新的不安。不錯，研究院確實是在那裡，可是徐博士和麗華還會活在人世嗎？一旦疑雲湧上心，越想越不安。這裡可是劍齒虎或原始人所跋踄的洪荒世界。很可能麗華已……啊，不，不！麗華怎可以死？那水汪汪的眼眸，那純潔的笑容！她一定還活着的——健明拼命地跟心中的不安搏鬪着。

直升機朝着沙洲，緩緩降下。驀然，健明原先鐵青的臉，綻放了笑容。他把鼻子幾乎在艙窗上壓扁，全神貫注地望着下面，看到了有人跑到研究院外面來，拼命揮舞着手。

喔，現在看得更清楚了。有徐博士、有穿着白衣的研究員，當然，張健明早已看到了穿着綠裙的徐麗華！

健明在興奮之餘，險些不顧一切地歡呼起來。他，終於重見了夢寐所懷念的麗華。她活活潑潑地揮着手，她並沒有死。也許健明太感動了，他總覺得直升機降到地面的時間多麼漫長！

「健明！」



「麗華！」

這兩個要好的同學，而且在同樣經歷一場可怕的浩劫之後，幾乎等不及直升機停穩，一個跳下飛機跑去，一個給沙子絆着脚跑來，終於就在研究院與直升機中間，互相握着手，久久不語。而畢爾克也跑來，一味握着徐麗華的手。

健明根本不知道該從什麼地方談起。而麗華已老早就死心了。她怎敢期望張健明找她找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來呢？想說的話以及應該說的話太多太多了。可是張健明喃喃說出的只是：

「麗華。多高興！能活着見了妳，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好。」

徐麗華也一直默默地，神飛情馳地望着健明，可是她突然滿臉不安地問道：

「健明，你怎麼會到這裡來的？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當然知道。我們給人家暗算了。正如妳爸爸所說，壞人馬上惡用歐米加粒子來陷害我們。可惜我們不知道那壞人是誰。無論如何，他向我們發射歐米加粒子，所以我們才給冲飛到二十萬年前的台灣來。」

「噢，原來這裡是二十萬年前的台灣嗎？本來我爸也推測可能來到了史前時代。可是沒想到竟是二十萬年前！」

徐麗華聽罷健明的說明後大感震驚。也難怪她震驚。張健明他們，有一位考古學專家愛克博士，所以根據各種資料

，很快就判斷了這是二十萬年前的世界。至於徐麗華這一邊呢？雖說徐博士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科學家，可是他的專門是電子學，當然對地質學所知不詳。他只是根據各種各樣罕見的動物和植物，大約判斷這是原始時代而已，無法站在純粹科學的觀點，判斷它的年代。

這時徐博士和其他研究員，正在跟萊安教授及愛克博士談笑風生。

「徐博士。你們來到這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已達一個月以上了。本來我們都擔心再也見不着您。今天看到您平安，眞是可喜可賀。」

「幸虧我們的研究院落在這塊沙洲上，野獸也無法來突襲。我們這個月來，一直靠釣魚或採香蕉來充饑，勉强活到今天。」

時航機

徐天佑博士和來安教授，緊緊握着手話舊。他們從前在美國的時候，就是一對很要好的朋友。可是徐博士沒有察覺到，來安教授臉上掠過一抹陰險的表情。

徐博士將來安教授及張健明等，帶到研究院裡面去。幸虧這所研究院擁有自用的發電設備，所以來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後，仍有電力可用。研究院的員工，大家很心服徐博士，在博士的領導下，院中一切設施，甚至於牆壁和走廊，都保持完好，清潔整齊，跟二十世紀時完全一樣。

「小麗，我多麼高興！本來我以爲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妳和妳爸爸啦！」

「我也沒想到你居然會跑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來找我呢？」

「不曉得那一個壞蛋向我們發射了歐米加射光。也許除了妳爸爸和來安教授外，還有別人發現了歐米加粒子。」

——健明和麗華，在走廊上邊走邊談。徐麗華聽過張健明的意見之後，並未顯出驚異的顏色。看她那自信滿懷的表情，好像她早知道誰是兇手似的。

不久，他們走進了地下的實驗室。那兒的情形一切如舊。看這樣子，徐博士他們來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後，好像一直沒有中輟研究工作。張健明

忽然看見屋角擺着一架奇形怪狀的機器。圓圓的金屬筒，伸出兩具噴射引擎般的東西。健明記得上一次（在二十世紀）來參觀時，並沒有這架機器。

他好奇地問：

「徐博士，那架機器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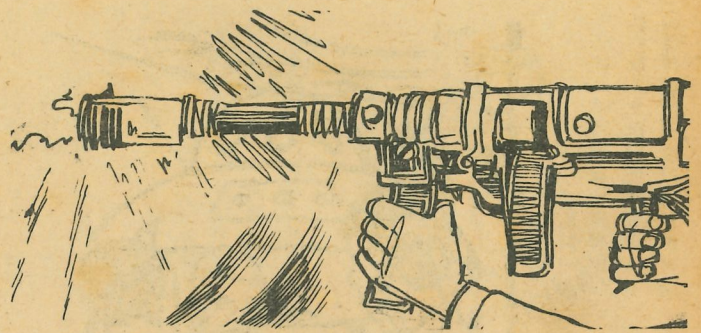
徐天佑博士本來和來安教授用英語交談着，聽了健明的問話，轉過頭來說：

「喔，這個嗎？這是時航機呀！」

「什麼！時航機？」

「不錯。電視裡不是有個節目叫做時光隧道嗎？時航機的作用，就跟那種隧道一樣，是從這一個時代飛到另一個時代的交通工具。只要這架時航機製成功，我們就能回到二十世紀去。經過了一番苦心研究，現在已接近完成的階段了。」

張健明目瞪口呆地聽着徐博士的說明。他幾乎不敢相信人類竟能製造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各種時代間，



自田飛翔的交通工具。電視中的時光隧道節目，他一向都是當作永無實現可能的幻想看的。徐博士看到張健明一臉驚訝的樣子，繼續說明：

「小明，你現在回想一下上一次我們實驗歐米加射光的情形。歐米加射光所照射的物體消失的同時，發射歐米加粒子的機器也消失了。給照射了歐米加射光的物體，是被噴回二十萬年前，那麼同時消失的發射機呢？」

小崖張健明在徐博士的提醒下，憶起了那一次驚心動魄的歐米加粒子的實驗。不錯，老鼠龍一被照射就消失了。可是那一挺機關槍型的發射機尖頭，也一起消失了呀！究竟那個發射機是飛到那兒去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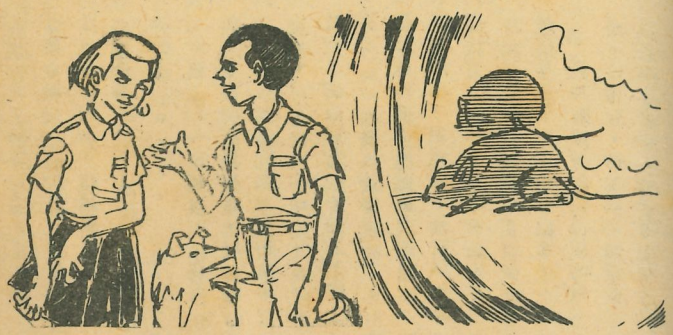
「小明，你在國中，一定學過運動的第三法則吧？」

「我學過。那不是牛頓的作用和反作用嗎？」

「對啦！比如說，你投出一個球，那麼投了球的手，也受到跟球所受同等的力。歐米加粒子也可適用這種作用反作用的法則。這就是說，被照射了歐米加粒子的物體被噴到過去的世界，而發射歐米加粒子的機器就……」

「喔，我明白了！發射機被噴到未來的世界，是不是？」

「不錯，老鼠龍噴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而發射機就在同時噴到二十萬年後的未來。現在這一架時航機，能一方面噴射歐米加粒子，一方面飛到二十萬年後——也就是回到二十



世紀去。」

「那多好啊！這一來，我們都能够回去嘍！」

張健明興奮得手舞足蹈。只要徐博士的時航機完成，就能回到二十世紀，重見爸爸媽媽和老師同學，也能逃離這劍齒虎或古象橫行的蠻荒世界！

可是一陣興奮過去，健明突然發覺一件可怕的事實。那就是實驗室裡這一架時航機，直徑只有三公尺左右。能搭乘的人，頂多也是十名左右。換句話說，目前在這研究院裡的人都上去就客滿了。那麼其餘還留在機場的七十名左右的人該怎麼辦呢？全部要一起載回，絕對是不可能的。

健明剛才的興奮大，現在的失望之情也更大了。他頓覺前途一片黑暗。而泰安教授則繃緊了臉孔，凝凝凝視着時航機。

血濺飛機場

本來徐博士不知道還有那麼多人留在飛機場，所以，原想立即完成時航機，大家坐回二十世紀。可是機場告訴他，機場還有將近七十個人，他就沈思不語了。

想不到泰安教授竟主張，不要管別人，只讓目前在研究院裏的這些人，搭乘時航機飛回二十世紀。可是徐博士和別的人，都不贊成這個自私的意見。

在一陣激烈的爭論之後，採納機長的提案，先乘直昇機

飛回機場，向其餘旅客報告已經找到電子學研究院。於是留下來安教授在研究院繼續參觀，而換了徐博士和徐麗華，跟張健明等一行人上了直昇機，升空而去。

眺望着一望無垠的綠色草原，張健明忽然想着。現在好不容易找到研究院，也和麗華重逢，可是徐博士所設計的時航機，偏偏只能載十個人！結果可能以抽籤決定幸運者了。假如麗華抽中而回去二十世紀，我却抽不中而留下來的話，那該怎麼辦呢？我可不願留下在這原始野蠻的時代！我多麼希望早日飛回二十世紀！

這時籠罩着健明心中的只是一片頹喪。他並非不知道多想也無補於事，却禁不住胡思亂想起來。突然機長大喊：

「現在我們要降落了。」

原來直昇機已飛回了機場上空哩！健明從遐思中醒來，轉眼望向窗外。奇怪！機場上空空如也，不見一個活人。平常見到直昇機回來，大家都會揮手歡迎的。可是現在巨型客

機旁邊却半個人也沒有。愛克博士也喃喃的說：

「奇怪。一個人也沒有。」

這時李根先生忽指窗外叫：

「咧！那是什麼？」

在滑道上，處處躺着黑黑的東西。嚕嚕嚕嚕，螺旋槳的旋轉速度漸慢，這架S二六型直升機，終於輕輕降落了。

「喂！有人在嗎？」

李根先生推開機門，第一個跳落滑道上，大聲喊着。可是滑道上死寂一片，什麼聲音也聽不見。健明和麗華帶着畢爾克，急步跑上七〇七客機的機艙。可是機艙裏一個人也沒有。撫摸着牧羊犬的頭說：

「畢爾克，才跟你重逢，現在却輪到別人的都失踪了！」

突然，愛克博士一陣哀號似的喊聲傳來：

「喂！大家來看看！」

張健明聞聲急忙跑下機梯，而麗華和畢爾克，也緊跟着他趕來。這時，愛克博士站在加油車的旁邊。而在愛克博士身邊，橫七豎八地躺着的，都是原始人的屍體。不久，其他的人也都趕到，看到這付慘狀，倏然色變。哈華特機長面露不安的樣子，問道：

「愛克博士，別的人是不是遭遇原始人的突襲呢？」

愛克博士環顧着四周答道：

「嗯，原始人可能是出其不意突然來襲的。所以才看不出抵抗的痕跡。我猜我們的人都給原始人俘虜而去了。」

不錯，在滑道上只有好幾具原始人的屍體，却不見來自二十世紀的同伴們的死屍。由眼前的景象判斷，可能是原始人來襲時，有人正好帶着槍，開槍擊斃了好多原始人，可是後來却寡不敵衆，被原始人制伏。現在滑道上只掉着一支手槍，而其餘的武器都放在客機裡，沒有人動過，可見這猜測是相當正確的了。

突然，畢爾克仰望着健明和麗華的臉狂吠起來。而且還咬着徐麗華的裙子，欲將她拖往加油車拖邊去。

「喂，畢爾克，你這麼用力拉，裙子會給你拉斷了。」

徐麗華給畢爾克拖着，向着加油車走去。這時突從加油車下，站起一個血跡斑斑的人。

原始與文明之戰

那個人的額角還淌着血，從加油車下爬出來後，朝着張健明一行人走來。仔細一看，原來是勇敢的直升機駕駛員鍾平山！徐麗華根本不認識鍾先生，只見他血淋淋地爬出來，嚇得驚叫一聲，躲到張健明身後。健明趕忙迎上去扶着鍾平山說：

「鍾先生，您好大的傷！這一位是徐博士的小姐，我們終於找到研究院。」

「那好極了。不過，客機這邊，在你們不在的期間，受到一大群原始人的襲擊。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帶着武器，雖然開槍射死了幾個原始人，後來却從背後挨了幾棍被打昏，而其餘的旅客，全被原始人捉去了。」

——鍾平山顯得又慚愧又沮喪地說。果然橫躺一地的好幾個原始人屍體，都是鍾先生一個人射死的。

徐麗華趕緊掏出手帕，替鍾先生紮好額頭的傷。這時，機長和愛克博士，以及李根先生等也都紛紛趕到。

愛克博士說：

「機長，原始人好像就住在這附近。他們一定是看到洛克內基射殺他們的同伴，才大舉來報仇的。」

機長點頭同意愛克博士的話，而健明也覺得這推論相當有道理。既然這樣的話，非及早去營救旅客們不可，原始人

爲了報復，會把旅客們都殺光的。這時只見畢爾克，朝着滑道盡頭的叢林狂吠着。健明忙加以解釋：

「機長，畢爾克朝着叢林拼命叫，可見旅客都是給原始人帶往那邊去了。畢爾克還記得原始人的氣味，所以才叫得那麼兇。」

機長聽了張健明的說明，立即趕回客機裡面，抱來大家所繳上去的槍械。並且聲明：

「各位，我們就去救回給原始人捉去的旅客們吧！大家趕快上直升機。」

在場的人，一聽機長的命令，全都上了直升機。其中，神槍手李根先生，機長、以及鍾先生三個人最富於戰鬪經驗，而且年壯力強。可是愛克博

士與徐天佑博士是老人，而健明和麗華兩個又是年紀尙小的國中學生。據鍾先生的報告，那群原始人，爲數達好幾百人。以男女老少合起來才七個人，加上一隻狗，如何敵得過數百個原始人呢？

可是現在已沒有時間來考慮這麼多了。再不趕去營救，那些被捉去的旅客，恐怕就要慘遭屠殺了。

機長駕着直升機一直上升。而鍾先生就在直升機裡，教張健明和徐麗華如何操作槍和如何射擊。每分鐘能發射三百五十顆子彈的最新式自動步槍，對張健明這般年齡的小孩來說，未免太重了些。不過在鍾先生的教導下，健明總算學會了裝子彈和扣扳機射擊的方法。不過，對徐麗華來說，根本拿不動這種步槍，只好教她輕便的手槍了。李根先生再三撫摸着他所愛惜的來福槍。而兩位年老的博士，就各拿一把自動步槍。

突然在叢林中，望見一座小山崗。山崗的一邊是陡峭的斷崖，而就在斷崖前面，有一大片曠地。愛克博士看見斷崖有好幾個洞，大叫道：

「你們看，那就是原始人的部落！他們都住在山洞裡。」

「好，大家抓緊，直升機要降下去了。大家準備戰鬪！」——機長發着命令，降低了直升機的高度。這時更清楚地看見許多原始人，像蝗蟲一般，在曠地上跑來跑去。他們望見直升機，大概是以爲魔鬼從天空降下來的吧！就在那塊空地的一角，豎立着巨大的柱子，而被捉去的旅客們，一個個被綑綁在那柱子旁邊。

直升機強行降落在曠地上。大部份原始人，在驚惶之餘，沒命地奔逃，可是也有少數不知死活的，迎着直升機撲上來。有的原始人，正朝着直升機，要擲過長矛來。可是他還來不及出手，就給螺旋槳打得哀叫着飛到半空去。機長及時下了命令：

「開槍！」

這些男女老少組成的救援隊，在機長一聲令下，全都從直升機窗口伸出槍管，一起開火了。

在隆隆的槍聲中，原始人一個個給打得落花流水，再也不敢撲上來了。機長又下令：

「好，大家到外面去！」

在大柱子旁邊，仍然還有許多原始人，可是救援隊怕流彈擊中旅客，所以再也不敢繼續開槍了。

第一個跳到直升機外面去的，是李根先生。當原始人紛紛揮舞着石棍撲來時，李根先生用槍托打倒他們，打開一條血路來。機長也掄着自動步槍下令：

「我們去佔領那座柱台！」

一看，在柱台上堆放着許多柴火，原始人一定是打算把活捉來的旅客，全部用火燒死。

張健明把徐麗華掩護在背後，拼命發射着自動步槍，一步步向前推進。接着徐博士和愛克博士，也背對着背，開着自動步槍前進。

李根先生和機長兩個人，一路用槍托擊倒原始人，終於躍上了火刑台上。機長掄着步槍，劈劈拍拍掃射。朝着火刑台衝來的原始人，一個個中槍倒下。這時已推進到台下的張健明和徐麗華，就在機長與李根先生的掩護下，用小刀割斷了綑綁着旅客的蔓藤，把他們一個個救出來。兩位老博士眼看這工作相當費時，也趕上來幫忙。

正當健明專心在救人的時候，有個原始人趁他不備，偷偷摸來他背後。健明還沒有發覺，倒是徐麗華眼明嘴快，大叫一聲：

「健明，背後！」

張健明一怔，伸手去抓身邊的自動步槍，可是說時遲那時快，原始人「刷」地揮下了石斧。劈拍一聲，健明手中的自動步槍，離手飛出，而那個原始人猛吼一聲，往健明身上撲來。眼看健明的頭髖就要給石斧砍成兩片，那知健明將身子往下一沉，一聲尖銳的吆喝，那個大猩猩一般的原始人巨體，竟然給他摔出半空中。原來張健明是利用原始人撲來之勢，捉着那隻拿着石斧的手臂，一踢毛茸茸的腹部，顯了一招漂亮的「反身投」，那原始人給重重地摔在台上，頭碰到台角，昏死不醒。

健明撿起自動步槍站起，而徐麗華一臉擔心地跑過來。畢陋克也不勝擔憂地，哼着響鼻子擺過身子來。

「健明，你沒給打傷嗎？」

「嗯，沒有。我們快帶着大家逃離這裡吧！」

張健明說着，朝着那些蝟集洞口邊，在窺伺機會殺上來的原始人，作了一陣示威射擊，讓那些重獲自由的旅客們，一起跑往直升機。然後，趁着台上的機長與李根先生朝着洞口開槍，健明和麗華也奔往直升機。接着徐博士和愛克博士也離開曠地。而鍾先生就一直在直升機邊，照應着人們上飛機。

可是這時洛克內基又和鍾駕駛員吵起來了。洛克內基要搶着上直升機，鍾駕駛員阻擋着他說：

「請您等一下，先讓婦女和老幼上去。」

「嘿，你是瞎了眼，看不清老爺是什麼人嗎？我在全世界擁有好幾百家大公司，是聞名遠近的洛克內基大財團的主人呢！無論如何我要先上。」

這架直升機限乘十二名，所以要把全部難友載回滑道那邊，可要來回飛好多次。鍾駕駛員要讓婦女和老幼先回去，可是目中無人的洛克內基第四，却一定要搶着第一優先。他蠻不講理地推了鍾平山一把，硬要搶上直升機。鍾駕駛員傷口未癒，給他推到痛處，哀叫一聲，踉蹌了幾步。張健明看不過去，挺身出去叫道：

「洛克內基先生，無論您在二十世紀時多麼有錢又有勢，在這個地方是大家平等。我們應讓婦女老幼先回去才對。」

「唷，你這小娃娃，竟敢教訓起我來了？」

洛克內基以爲一個少年好欺負，握着拳頭打來。健明將身子一閃，一抓那隻撲空的粗臂，用力一摔。一招乾淨俐落的「揹投」，把洛克內基摔倒在地上，四脚朝天。

「來，其他各位趕快上吧！」

——健明幫着鍾平山，照應着老人和幼兒搭上直升機。

○　○　○

直升機一共來回五趟，才把全部難友運回滑道。幸虧滑道上那輛加油車所載的油，不是噴射飛機的燃料，而是渦輪機用的高級汽油，才能往回飛那麼多次。

旅客們雖給救回來了，但是他們給原始人綁架而去的恐怖，至今餘悸猶深，每一個人都顯得優楞楞的。

只有愛克博士興致頗高地觀察着，從原始人村落撿回來的石斧和石棍等。

「小明，你看這些石器，它們不是磨石器而只是把石頭打破而成的石器，這就是說，台灣從前也住過舊石器時代的人。」

健明在國中學過史前時代的歷史，所以愛克博士的說明，聽來都是非常有趣的學問。可惜他的英文程度，還不到聽講如意的地步，所以愛克博士講得太快的時候，還要勞除麗華或空中小姐替他翻譯。

無論如何，在這一段受難的時間，張健明的英語會話以及歷史的知識，靠着許多活生生的標本，眞可說「突飛猛進」了。

突然哈華特機長喊着大家：

「大家注意！我們要馬上動身，離開這裡！」

「什麼！要離開？我們不是剛剛回來嗎？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

——張健明不勝詫異地反問機長。

他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哎！怎麼啦？」

「難道又出了什麼事？」

「眞是多災多難！」

才經過一場可怕的血戰回來，機長却又叫着大家要走的命令，每個人的心裡都忐忑不安，面露訝異之色。

失去時航機

機長連忙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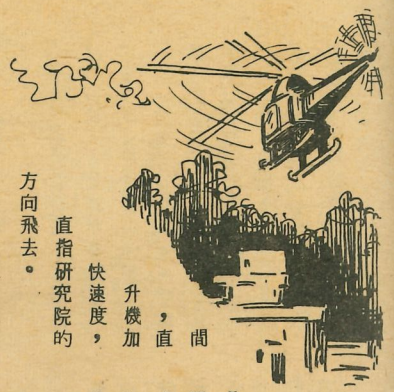
「我們剛發見徐博士的研究院。在那河口三角洲附近，好像沒有原始人。我們留在這裡的話太危險，還是趕快遷往研究院吧！」

經這一番說明，大家才了然於懷，紛紛擁到直升機旁邊來。現在上直升機的次序，還是跟剛才逃出原始人村落時一樣，老人和婦女優先。洛克內基第四，雖用很不情願的眼光瞪着張健明，不過剛才學過一次乖，這一次他什麼也不敢說。鍾駕駛員站在直升機門口照顧旅客上機門，這時說着：

「好，還可以上兩個人。小明和麗華年紀最小，你倆先上吧。」

便把健明和麗華推上了直升機。洛克內基第四仍然一直瞪着健明看，使健明對先上直升機事感到難爲情，不過爲了不再拖延時間，他照鍾駕駛員的話，牽着麗華的手走上了直升機。其餘的人須等這頭一班直升機，送人到研究院去再回來。要是在這段空檔時間，原始人捲土重來的話，我們這邊人少力薄，後果不堪想像。爲防範原始人的再度襲擊，公推李根先生爲隊長，另有幾位壯漢，佩帶着武器，站在滑道邊戒備着。

載着健明、麗華與其他老弱旅客的直升機，由機長駕駛，輕輕飛上天空。爲了爭取時



間，直升機加快速度，直指研究院的方向飛去。

在機窗下展現廣袤無垠的一大片綠海。這可說是二十萬年前的世界，最典型的景象了。自從被噴到這蠻古世界來，張健明對這美麗的樹海，雖然已看過好多次，却眞的「百看不厭」，只要望着那無盡止的綠原，就覺得心裡的煩惱和思鄉的幽思，都一古腦兒被拋得遠遠的，這裡望不見高樓大廈，也沒有照來擴往的通衢大道，更不見點綴夜景的霓虹燈。凡是跟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有關的東西，一樣也沒有。除了威力驚人的歐米加射光所帶來的滑道和電子學研究院以外，這裡有的只是從來未經斧鑿的大自然景象！

不久，在遙遠的下方，出現河流，接着望見了峙立沙洲上的研究院的白色大樓。

當螺旋槳停止，健明和麗華才推開艙門下機，突然有個穿白衣的研究員，從研究院奪門而出，大喊着：

「不好了！快來人哪！」

「喔，出了什麼事？」

「啊，徐小姐！院長呢？」

研究員看見徐麗華，氣喘吁吁的忙問着。

「家父還在機場那邊。下一班直升機才會回來。」

這時哈華特機長也走下直升機來問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

「事情不好了。萊安教授進去實驗室後，從裡面下了鎖，不讓別人進去。」

「那眞糟。我們快去看看。」

機長說罷，領頭跑去。健明和麗華也跟着他衝進研究院裡面。

「萊安教授獨個兒關在實驗室裡面，到底搞什麼鬼呀？」

「我不知道。他好像在摸來摸去我們院長所設計的那架時航機。」

他們跑到實驗室隔壁的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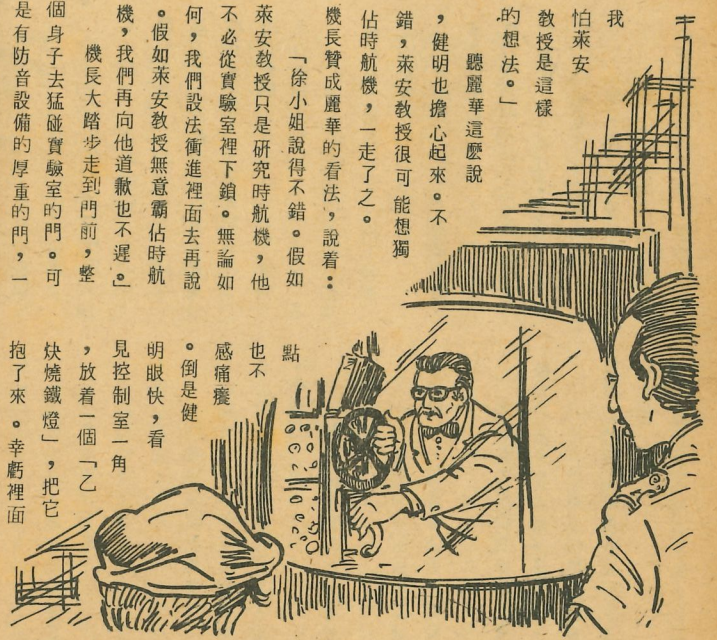
制室後，研究員指一指裝在牆壁上的「觀察電視機」。那映像管上，將實驗室裡面的景象，清清楚楚照了出來。萊安教授正在全神貫注地檢查時航機。

「不好！萊安教授在檢查時航機的開關。我怕他想獨自駕駛着時航機飛回二十世紀！」

「喔！他不會那麼自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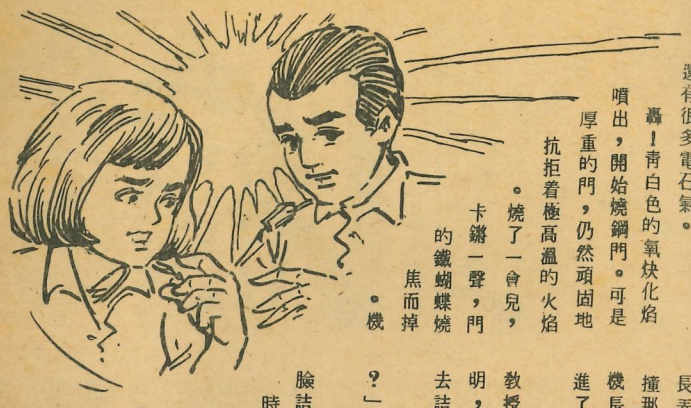
——健明不大敢苟同徐麗華大膽的猜測。可是麗華却堅持她的意見，滿有把握地說明：

「這並不是不可能。時航機只能搭乘十個人，可是研究院和機場兩邊的人合起來就有八十多個。假如抽籤決定誰回去，只有八分之一的機會。那就不如獨自駕駛着時航機飛走



還有很多電石氣。

轟！青白色的氧炔化焰噴出，開始燒鋼門。可是厚重的門，仍然頑固地抗拒着極高溫的火焰。燒了一會兒，卡嚓一聲，門的鐵蝴蝶燒焦而掉。機



長弄熄火焰，再一度奮力去碰撞那扇門。「碰隆」門開處，機長和健明用力過大，整個滾進了實驗室。

原先站在時航機旁的萊安教授，驚轉頭過來。機長和健明，忙從地上爬起來，走上前去詰問萊安教授。

「教授，您在這裡做什麼？」

「唷，你倆爲什麼鐵青着臉詰問我？我只不過在看一看時航機的構造呀！」

「那爲什麼從裡面鎖了門？」

——徐麗華這樣一問，萊安教授突顯得尷尬。

「那，那是因爲……」

「教授，我還是請您跟我們一起出去。」

當機長這樣說着，伸手去抓教授手臂的時候，萊安教授猛摔掉機長的手，朝着時航機跑去。健明也撲過去要捉教授後腿，可是沒有捉着，而眼看教授衝進時航機裡面，碰的一聲關緊了門。同時這架時航機嗡地發出尖銳聲音了。

「危險！機長，快逃！」

機長不曉得時航機的厲害，拼命揮着拳頭想打破時航機的門。健明却知道，要是留在時航機旁邊，給捲進歐米加粒子的渦流中的話，會給噴到再二十萬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紀的四十萬年前）的世界去，那時恐怕眞的永遠回不了啦！還好

，健明大叫着，趕緊把機長拉回，同時也牽着麗華的手，敏捷地跳出實驗室。

他們才跑到實驗室門口，時航機發出炫目的光芒。健明忙趴在地上大叫：

「不好！時航機開動了。」

不是嗎！這時整個時航機，從兩具歐米加粒子產生器噴射着玫瑰色的光，晃裡晃盪搖擺着，逐漸變淡，不久完全消失於玫瑰色霧氣中。

他們三人茫然站起。還好他們逃得快，不然的話，碰到所噴出的歐米加粒子，他們恐怕已被噴到二十萬前的再二十萬年以前的世界去了。在原來放着時航機的後面牆壁上，穿開了兩個大洞，而時航機本身已消失無影。

「機長，好遺憾啊！我們遲了一步，沒來得及阻攔萊安教授胡爲！」

「唉！這一下子，我們毫無辦法回到二十世紀去了。」——機長也沮喪地喃喃自語。

不用說，健明和麗華，都嗒然低垂着頭。萊安教授自私的行爲，把他們僅有的希望，都斷送了呢！

健明幾乎情不自禁地放聲大哭。現在再也無法回去二十世紀了。這一輩子不用想重見爸爸和媽媽了。想到這裡，那令人懷念的校園、老師以及同學，都一個個浮現他眼前。

不過，健明强忍着眼淚沒哭。他拼命鼓勵自己：

……我是大丈夫男子漢！連麗華都沒哭，我怎麼可以掉眼淚呢？

健明咬緊牙關强忍着，其實他心裡塞滿了絕望。

大海獸

七十多名被拋下在絕望中的人，仰望着二十萬年前的大屯山，朝着晚霞飄飄的天空噴火，大家啞然佇立。站在沙洲上極目望去，在夜幕低垂中，只見河流閃閃發光。

每一個人都顯得筋疲力竭。他們九死一生逃出原始人村落後，由直升機分批送到這沙洲上來的。尤其張健明和徐麗華，累得哼也不哼一聲。其實再困頓疲乏，只要尚有返回二十世紀的希望，大家不至於頹喪到這地步的。可憐那唯一的希望——徐博士苦心設計的時航機，已被自私的萊安教授駕走而消失了。

一想到再也沒有希望回到二十世紀去見父母、老師和同學，張健明情不自禁地，淚水盈眶。而徐麗華早已淚珠滾滾地嗚咽着。倒是健明不愧爲男子漢，他抑制着自己的悲痛，鼓勵麗華。

「小麗，別傷心。我們……我們就是學魯賓遜的故事，也可以在這蠻荒世界活下去呀！」

可是他這一番安慰的話，反而逗得徐麗華哭得更兇。張健明再也找不到別的話可說了。處在這種情境，你就是用盡最動聽的話安慰和鼓勵，畢竟是空虛。假如換一個情形，被拋棄在南洋的無人島，總還有被駛過的輪船救回的希望。可是在這二十萬年前的台北，就是鬼也救不到你！

在二十萬年前的世界，既沒有紐約，也沒有巴黎。全世界都處在原始野蠻的狀態中。歐洲有尼安達隨原人、西伯利亞有大群的猛獁象。

在這種情形下，連徐博

士或機長，都無法使大家振作起來。他倆都垂頭凝視着漸暗的河流，默然僵立。

一夜過去，這群絕望的人們，也迎接了新的早晨。在研究院的地板上，舖窗帘蓋毯子睡覺的人，都紛紛起來了。

張健明一醒來就到沙洲邊上去，趴在河流上洗臉。清冽的河水冲掉了惺忪睡意，使他清爽極了。這時在研究院那邊，李根先生大聲喊起來：

「喂！大家過來一下！」

張健明聞聲趕去，許多睡眼惺忪的人，已集合在那裡了。哈華特機長環顧着大家，說明今後的方針。現在時航機既被搶走，返回二十世紀的希望已全部落空。今後只有大家同舟共濟，互助合作，在這原始世界謀生了。那就每一人都要分擔責任，分工合作才行——機長以嚴肅的表情，宣佈了以上的話。

然後大家商量，決定了每一個人的職務。會用槍的人，共推李根先生爲隊長，去獵獲四不象或羚羊等當糧食。婦女或小孩，有的去採摘野生的香蕉或鳳梨，有的在河邊釣魚。其餘的男人去伐木築屋，或去採樵生火。而且大家共同決議，今後全員服從機長的命令行事。

健明和麗華被分配了工作後，馬上帶着畢嗣克釣魚去了。研究院的員工，會從這邊沙洲，跨過河流，搭了一座吊橋到對岸。健明倆膽戰心驚地走過搖擺不定的吊橋，到了對岸後，往河上游走去。

河水澄澈見底，而岸邊有許多紅紅綠綠的不知名的花競妍鬪芳，像寬大的花園。

「喲！眞美！好像來到天堂一般！」

「嗯，眞是世外桃源。二十世紀的台北，絕對看不到這番景象！」

兩個少年男女，一時拋却了所經歷的各種艱苦辛酸，陶醉地坐在這天然的樂園裡。隨便垂釣，收獲可多極了。因爲這條河的魚群，從沒見過人，不知人之可怕，毫無警惕或顧忌，一條接一條地上鈎。而且條條都是一尺左右的香魚。畢嗣克看着一條條香魚被釣上拋在綠草上跳，竟高興地汪汪叫着，跟香魚嬉戲着。

因爲釣來毫不費力，他倆反而感到單調無味了。到後來，麗華手執着魚竿，根本懶得舉起，倒是痴痴地望着周圍美麗的花。可是，突然不知河裡有什麼東西，咬着釣絲一直拉着。麗華驚叫一聲，噗咚掉入河流裡。健明猛然一驚，轉頭望河流，只見麗華浮起來，却給湍急的河流，一直往下游冲去。

張健明毫不猶豫地縱身躍入水裡，而畢嗣克也爲了救小主人，跟着健明跳水。健明邊游邊喊着「麗華！」，很快游

近去，伸手捉住麗華的襯衣袖子。

正當這時，在他倆眼前，一陣激烈的水聲，有個烏黑的龐然大物浮起。那黑亮而濕粘粘的皮膚，掩蓋着一副像鯨魚也像河馬的巨體。

「哇！」

——健明驚叫着，一手抱着麗華，拼命往前游去。可是那隻龐大怪物，一直窮追不捨。大小跟一隻大象差不多，張着猙獰恐怖的嘴追來，而嘴角還掛着釣絲和釣竿——原來牠是給麗華釣上來的！

當張健明筋疲力竭地游到沙洲，鍾駕駛員聞驚叫聲趕來，及時把他和徐麗華拉了起來。接着「刷」！的一聲，怪物的巨頭從水中浮起，眼看着迅速朝着他倆游來。然後很快爬上沙洲。頭是扁平的，軀體有點兒像海豹。

鍾駕駛員死命掩着兩個少年後退，一路大叫着：

「快來人帮忙啊！」

李根先生聽到求救聲，一手抓着槍，從研究院趕出來。這時怪物已整個爬上了沙洲。好在牠的前足像魚鰭，在陸地上行動不便。而且滿身肥肉的龐大身軀，一定是重量驚人，每爬一步就陷入沙洲一點，緩緩爬來。

「吼……」

怪物的咆哮和李根先生的槍聲，差不多同時響起。那隻海豹精，渾身中了槍彈，不堪痛苦地滿地爬。而李根先生看準牠的要害，直朝着怪物扁平的頭部打進了致命的一槍

怪物被擊中要害，才不支地趴在地上，抽搐了幾下，最後整個僵直了。

聽到這陣槍聲，許多人緊張地趕來。愛克博士也在人群裡。他看見趴在地上不動的怪物，老毛病復發，晃着白髮蒼蒼的腦瓜兒「唔—哼—哼」哼了起來。

「博士，這隻胖嘟嘟的怪物是什麼東西呀？」

「牠就是鼎鼎大名的水龍——*Desmostilus* 呀！我竟能親眼看到眞正的水龍，實在是太福氣，太幸運了！」

「什麼！看了這隻怪物就有福氣嗎？」

「哩，傻瓜！你們凡夫俗子那知道這隻水龍的身價！好

在我身爲古生物學者，知道牠比鑽石都寶貴。」

「喲，想不到怪物的身價竟勝過鑽石！」

因爲愛克博士一副感激涕零的樣子太好笑，李根先生故意聳聳肩，做出一副滑稽相。

然而愛克博士一點不在乎李根先生取笑，眞的感動得淚流滿面地說明，這水龍 *Desmostilus* 是中期洪積世的標準化石，過去只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過。現在這活標本眞可說舉世無雙！難怪愛克博士說，牠的身價勝過鑽石了。

健明一手摟着餘悸猶深的徐麗華，偶然抬頭一瞥，看見徐博士也在場，凝視着水龍的屍體，不知爲什麼，獨自頻頻點頭。

徐麗華誤釣水中恐龍後，又經過了一星期。本來精神沮喪的人們，而今逐漸恢復了勇氣，大家努力建設古時代的新家園。張健明和徐麗華，而今都愛上了這塊樂土。有時候他們還會想，就永遠住在此地，不回去二十世紀算了。

有一天，徐博士召集了全體難友，宣佈一件驚人的計劃。他精神奕奕的說：

「各位，現在我們又有了一綫希望，可返回二十世紀了。不，我敢說，只要大家同心協力！我們一定能够回去。」

聽了這福音，起初大家都不敢相信。連徐博士的女兒麗華，都以爲假如不是他聽錯，一定是父親講錯了。

可是徐博士繼續說明：

「本來我設計萊安教授偷走的那架時航機的時候，另外試製了四具歐米加光發射機。利用這四具，即能建造新的時航機。可是我最感到傷腦筋的是能够容得下我們八十人的空間。實際上我們不可能建造那麼大的時航機機身。但是上個禮拜，我看見恐龍的屍體，忽然靈機一動。那就是說，恐龍龐大的身體既能靠退化成鱔狀的四隻短脚划動，我們那架噴射客機，如割掉翅翼，裝上四具歐米加發射機……」

徐博士才說到這裡，熱心聆聽的群衆，不約而同地歡呼起來。有的人甚至於發瘋似地手舞足蹈。

「我們來建造時航飛機！」

「我們要回去二十世紀！」

——人們異口同聲叫喊着。他們聽了徐博士改造噴射客機的宏論，每一個人都興奮忘形。雖然說這河邊樂土，有如世外桃源，人們畢竟是希望返回二十世紀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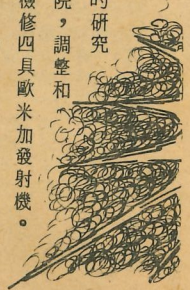
哈華特機長馬上跟徐博士商量，擬訂了建造「時航噴射機」的工作計劃。

電子研究院的研究員，以及噴射機的旅客中，有機器工作經驗的人，立即搭乘直升機開往滑道，要截開噴射機的翅翼，並利用其原有的配線，以裝上歐米加光發射機，實在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程。據徐博士估計，恐怕需爲時一個月左右。

他們首先決定了改造七〇七噴射客機的人選。七十多名旅客包含各種行業的人。例如在美國擔任電力工程師的賽門先生，還有在汽車工廠服務了四十年的焊接工人衞巴老人等等。這些工程專家一面領導別人，來推動這項工作。

因爲那滑道附近有原始人村落，爲使工程人員能安心工作，需要警衞的人。這方面以李根先生爲隊長，還有退休的拳擊選手路易士等人負責保衞大家。

另一方面，徐博士和他轄下的研究員，必須留在沙洲上



的研究院，調整和檢修四具歐米加發射機。

如此一來，每天收集糧食的工作，都要歸婦女和小孩子負責了。當機長帶領一批工程人員要開往滑道的時候，他把張健明叫來，交給他一把沉甸甸的自動步槍。機長說：

「我記得你是中學生。我希望你勇敢地負起責任。本來我很希望能幫忙你。可是現在大人都要去擔任建造時航噴射飛機的工作。而我也不能叫婦女到野獸蟄伏的叢林去，只好拜託你了。」

「機長，您是說要我打獵？」

「不錯！其實我不忍叫你

這樣年小的孩子去屠殺動物。可是我們八十個人爲了生存不能不吃飯，所以你就用這柄槍，去獵獲動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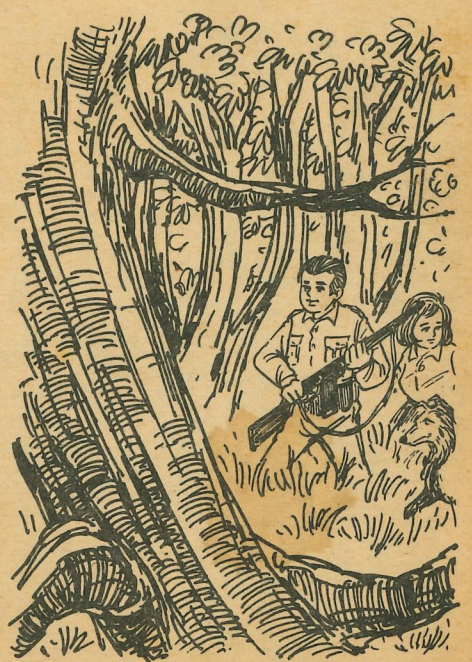
——哈華特機長諄諄懇託，好像在叮嚀自己的親生兒子那般慈祥。張健明不好意思再推，一臉正經地說：

「機長，我聽從您的差遣。」

「好，好！健明眞是個好孩子。」

機長說着，與健明握握手，就搭着直升機走了。當直升機載着大人飛離，張健明突覺心寒和膽怯。

不錯，他曾經夢想過，假如有一把自動步槍，帶着去非洲的原野打獵，該是何等的氣派！並且那一次去原始人村落



救人的時候，他着實痛痛快快地發射過自動步槍。可是彼一時此一時也。當時機長和李根先生等「勇士」都在身邊，那有現在這樣孤伶！

健明握着自動步槍，痴痴目送着直升機遠去。

「只有我一個人，眞能打獵嗎？假如那可怕的劍齒虎再度出現，我該如何是好呢？假如原始人再來突襲，叫我怎麼辦？」

——當他心事重重的時候，忽然有人由背後拍了他一下肩膀

。回頭一看，原來是徐麗華帶着畢爾克站在那兒，麗華調皮地擠一擠眼說：

「報告狩獵隊長！您可帶領我去嗎？」

「嘿，別開玩笑！什麼隊長不隊長！所謂狩獵隊，也不過我一個人呀！帶妳去無何不可，不過妳們女生，不是負責釣魚嗎？」

「你不必掛心。我從一大早到現在，已經釣了二十多條香魚，責任額早已完成了。」

「好，那就走吧！畢爾克，你也來！有了畢爾克，好像得了十萬援軍。」

他們「兩人一隻」，拔腿往前跑去。在研究院聳立的沙洲和對岸之間，有一道徐博士等人所架設的吊橋。他們跑過吊橋，走入對岸的叢林裡。

這一帶的叢林，只不過是沿着河岸，一道寬約一百公尺的小林，稍走遠一點，就到寬廣的平原。據愛克博士說，因爲叢林只在河岸一帶，住在叢林中的動物，活動範圍相當狹窄。可推測劍齒虎和原始人等可能不住在這附近。

愛克博士的猜測眞準，一進叢林裡，只見猿猴及鳥類。健明和麗華，很快穿過叢林，走到林子那邊的平原。這時，畢爾克「×——×——×」地低哼起來。麗華捉着畢爾克的脖子嚷牠：

「畢爾克，別叫！給你一叫野獸會跑掉咧。」

麗華說着，還舉手指一指草原那邊。那兒在一處小山坡上，有十隻左右的四不像，安靜地吃着青草。

愛克博士說得不錯，這四不像，頭似鹿、脚如牛、尾巴像驢、背如駱駝，却不完全像任何一樣動物。看牠們成群吃草，顯得多麼安祥！牠們根本沒挨過槍擊，所以健明等人走過去了也滿不在意。

健明手端着自動步槍，可是優楞楞地不忍下手。站在四不像的立場來說，健明他們二十世紀的人，可說是闖入世外桃源的侵略者呀！他手扣着扳機，手指却微微發抖起來。他本來就是軟心腸，尤其對這群溫柔的四不像，他眞不忍心開槍。更糟的是徐麗華也不想一想張健明心裡的難過，天眞地說：

「噢，殺牠們多可憐。你看，牠們天眞無邪地嬉戲着。我想那邊一隻是四不像媽媽，這一邊是小四不像。嘿，看牠的淘氣相！跟媽媽撒嬌哩！」

「小麗！求求妳，別說了。我何嘗愛殺牠們。可是我不打獵，我們都活不下去呀！」——健明像是罵自己心軟似地大聲罵了麗華後，橫眉豎眼，猛扳槍機。

劈劈拍拍槍聲響過，槍彈如雨灑落在成群的四不像頭上。

有三隻四不像，如橡皮球蹦跳起來後，橫倒在地上。畢爾克汪汪叫着跑去，健明和麗華也緊跟上去。原先一片安祥樂土，而今已化成血海。倒地的三隻四不像中，仍有一隻四肢抽搐着。徐麗華環顧四周，喃喃地說：

「可憐的小東西，現在只剩你一個，形單影隻！」

——原來是一隻小四不像，母親被射死，低低地哀鳴着，看了這副情景，健明和麗華都心如刀割。

可是八十個人要生存，就得把獵殺都視作日常茶飯事才行呀！這二十萬年前的世界，表面上看起來和平安祥，其實還不是一個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世界！就算健明沒開槍射殺四不像，劍齒虎或野狼等，還不是一樣會把牠們咬死果腹！

從這一天起，張健明和徐麗華，或遭劍齒虎撲襲，或遇野狼覬覦，歷經了許多艱險，仍繼續狩獵，負責供應肉食。

留在研究院的婦女和老人，也比從前加倍工作，有的去採摘野果，有的負責釣魚。

大家同心協力去推行改造噴射客機或大時航機的工作。

劫機陰謀

只有白髮蒼蒼的愛克博士和大富翁洛克內基例外。

愛克博士並不是不賣力。他年紀好大了，還自告奮勇參加釣魚班，爲大家的糧食問題服務。可是他天性熱心研究工作，每釣上一條魚，就老毛病發作，連聲哼着感嘆着，觀察老半天，所以一天頂多只能釣到五條左右。

至於洛克內基，他老是作威作福，一點不跟別人合作，所以人家都不要他，把他趕回河口沙洲，有研究的地方。但是，他在研究院這邊也不受歡迎，在孤苦難耐之餘，便帶着槍去找無辜的動物們出氣。他並不像健明那樣爲大家的糧食而打獵，而是濫殺動物，從未把射殺的野獸拖回來過。

不過，除了這些例外，每一個人都非常努力，所以吃的東西從未缺少過，而在機場那邊工作的人，也開始截開波音飛機的翅翼了。

首先旋開所有的螺絲用焊接機截開噴射引擎。然後從翅翼的根底整個截斷。這工作完成後，就須把駕駛艙加以改造，以便操作歐米加發射機。這工作須利用噴射客機原有的電線或儀器，還好，進行得相當的順利。這樣合力工作了兩個月後，大部分的工作已經完成，現在只剩把研究院裡組起來的歐米加光發射機，裝上原來的噴射客機了。

在研究這邊，空中小姐爲了送便當給機場工作的人們，每天拼命的工作。她們的主要責任就是把大家苦心得來的糧食，加以調味烹調。譬如說，所撿來的香蕉，假如每天生吃一定會吃厭。於是空中小姐們把它烤成麵包那樣，或曬乾了當點心吃。

大概是每天從事重勞動的關係吧，每一個人的胃口都大得驚人，平均每天都要吃掉四隻「四不像」的肉排，可見負責狩獵和負責烹調的人是多麼辛苦了。

「嘿，今天的菜又是四不排啊！」

「健明，什麼叫做四不排？」

「不是牛排也不是猪排，

是四不像的肉排，就叫做四不排呀！」

——張健明打獵回來，和徐麗華在聊天的時候，竟創造了這不倫不類的新名詞「四不排」！

由於白天大家工作得辛苦，晚間都盡情地休息和玩樂。這裡一堆，那邊一堆地，圍着營火唱歌或吹口琴。也有人下棋、打橋牌。天性快活的李根先生，可說是最受歡迎的人物。他把劍齒虎的皮，託空中小姐縫成背心後，穿在赤裸的上身，腰間還佩着刀子和手槍。這副滑稽的扮相已够人笑不攏嘴了，他還撣舞着從原始人的村落取回來的石棍，扭腰擺臀地跳舞，使觀衆們都笑得前俯後仰。

不但如此，他還大吹大擂地宣傳皮背心的好處：

「我勸各位把西裝扔掉吧！看我這身二十萬年前的新時裝，多舒服多好看！我們的老祖宗委實要比我們聰明得多了。」

李根先生的廣告大收宏效，不久有許多人眞的學他的新時裝了。後來連張健明也麻煩徐麗華，替他縫製一件豹皮背心。穿在身上，的確要比二十世紀的衣服高明的多了。因爲手臂和一邊肩膀都裸露在外，白天也不覺得熱。徐麗華却看得忍不住，掩嘴笑着說：

「健明，你這樣子好像泰山和北京人的混血兒！」

「嘿，妳還敢笑我這副最新時裝！有錢也買不到呢！」

——健明不但嘴巴說，還學着電視上那些時裝模特兒的樣子，扭着屁股走了一圈，害得徐麗華抱着肚子，滾在沙地笑個不停。

當大家晚間如此同樂的時候，只有徐博士還是獨自關在研究院裡，專心研究新時航機的配線和駕駛方法。

起飛前夕

在大家的辛勤工作中，三個月很快地過去，而四座歐米加光發射機，也利用直升機吊起來，安裝在剪斷了翅翼的巨型噴射客機上面，製造新時航機的工作，可說到此大功告成。

在二十萬年前原始世界的最後一夜，全體人員在滑道上生起熊熊的營火聚在一起。所要搬回的東西，都從研究院裡搬到時航機的巨大艙裡去了。

張健明想到明天就要告別原始世界，倒有一股依依之情湧上心頭。在這蠻荒世界所嘗過的種種驚險和痛苦，而今都化成郊遊一般快樂而甜蜜的回憶。其他的人大概也是同樣的感受，流戀之情掩過回鄉的興奮，大家都沉默寡言笑。還是李根先生有辦法。他幽默地叫着：

「大家盡量的吃吧！如此特別的原始菜，大家回到二十世紀後，就是花了幾千萬元也吃不到。趁今晚多吃一點吧！」

有他的鼓舞，人們才逐漸歡樂起來。不錯，那不倫不類

的「四不排」，今天也是最後的一餐了。以後無論在台北或紐約或巴黎的觀光飯店，也絕對吃不到「四不排」！於是每個人都大吃特吃起來。健明和麗華也不例外，大吃大喝地，享受了這頓最後的晚餐。

一夜過去，二十萬年前的台北，是萬里無雲的大好天氣。好像要祝福這八十名難友要啓程飛返自己的時代。

當全體人員在巨型時航機前面整隊點名的時候，發現了數來數去都缺少三個人。

「奇怪，到底什麼人還沒來呢……？」

——機長取出名簿，正要逐一對照的時候，突然有人在背後吆喝：

「大家站住別動，扔掉你們手裡的槍！」

人們驚回過頭去，看見有三條大漢，從機梯後面縱身躍出。帶頭的是驕傲的洛克內基第四，手握着卡賓槍。跟着他的是房地產掮客路易和過時的拳擊選手李克。他倆也端着手槍和自動步槍。機長無畏地大踏步向前，詰問道：

「你們是什麼意思！我不許你們胡鬧！」

可是洛克內基，將槍口對準着機長的胸口說：

「不許動！我們三個要强佔時航機。你們也不是傻瓜，歐米加粒子的威力勝過氫彈。而且又佔了這一架時航機後，無論要到過去的世界或未來的世界，都隨心所欲。我佔領了這架巨型時航機後，可成爲世界最大富翁和最有勢力的人！」

徐博士厲聲問道：

「大家流血流汗才建造成功的時航機，你竟欲不勞而獲佔爲己有嗎？」

「不錯！這都是爲了錢。我雖是大富翁，錢還是愈多愈好。我這種心理，你們窮人那能瞭解！」

——洛克內基不管別人的抗議，橫氣霸道地說。聽着他的狂言，健明幾乎難忍一股激憤之情。從前常常看見洛克內基把路易和李克叫到一旁去交頭接耳，原來是商量這樁陰謀！

可是現在已經太遲了。所有帶着武器的人都被解除了武裝。李根先生雖是神槍手，被洛克內基用槍口按在頭，也一點辦法沒有，只好乖乖扔掉了他慣用的來福槍。

洛克內基看清沒有反抗，大步走到徐博士身邊利誘：

「徐博士，你只要獨時航機送我們三人到二十世紀，你要多少錢，我都付給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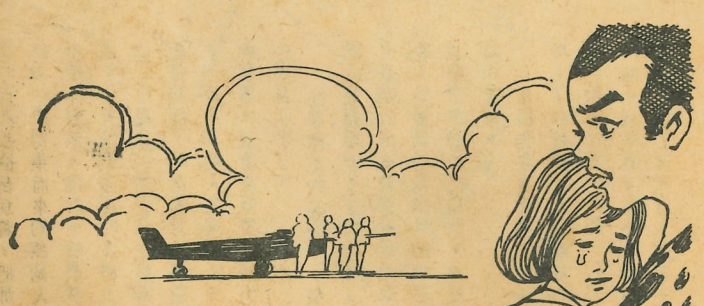
可是徐博士斷然拒絕了洛克內基的提議：

「我設計時航機是爲了送大家回家。你就是送我十億美金，我也不替你這壞蛋效勞。」

洛克內基想不到碰了一鼻子灰，惱羞成怒，用槍口一推徐博士：

「快給我上去，不然我就讓你腦袋開花！」

洛克內基用槍口抵住徐天佑博士的背，威嚇博士替歹徒們駕駛時航機。



時航機起飛

可是，徐博士不理槍口戳背的痛苦，仍然抱著手直直站著，不向威脅低頭。

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一塊拳頭大的石塊，不偏不倚，打中洛克內基的頭。洛克內基踉蹌着倒下，同時好多石子，如雨般落在滑道上。

「哇！原始人來攻擊我們了！」

在人們的驚慌聲中，路易和李克兩個歹徒不由己地轉過頭去看。趁這轉瞬即逝的機會，李根先生縱身一撲，整個身子在滑道上翻滾着伸手抓了一把來福槍，就扣了扳機。

「砰砰」槍聲響處，路易和李克手上的自動步槍，給打落在地上。哈華特機長也一跳過去，撿起那兩把自動步槍後，馬上大聲下令：

「婦女和老人優先，大家快上時航機！」

可是這時已有成百的原始人，從環繞着滑道的叢林中，恰如蝗蟲一般跳出來，尖叫着朝着時航機蜂擁而來。機長鍾機士邊跑邊放着自動步槍，可是才掃湯打前鋒的一群原始人時，自動步槍的子彈都打完了。

別的人也拿起手槍，甚至於信號槍都搬出來應戰。可是原始人洶湧如潮，打倒了一批，後面的就踩過族人的屍體擁上來。

機長和鍾機士，將沒有子彈的自動步槍倒拿着，把那些蝗蟲一般蝟集而來的原始人，用槍托擊倒。這時，時航機的梯子由於爭先恐後的人們，呈現一片混亂。李根先生拼命放着來福槍，防止原始人撲近梯子。可是原始人愈來愈多，愈戰愈勇，就算能阻擋一時，恐怕無法久防了。

在徐博士的催促下，張健明和徐麗華也上了時航機。因爲這是巨型波音噴射客機改造的。有够寬的座位。他們三人依照空中小姐的指示，坐在靠窗的座位。

李根先生看準差不多全體都上了時航機，而且蜂擁而來的原始人已防不勝防，自己趕快跑上梯子來。有十多個原始人緊跟在他後面追上機梯。李根先生只好站在門口殺退原始人。李根先生快要阻擋不住，他心急如焚地大喊：

「機長！你們兩位快上來呀！」

在地上只剩機長和鍾機士兩人，在原始人圍攻的包圍中揮舞着手中的槍打倒原始人。可是梯子上塞滿了原始人毛茸茸的身子，他們兩位要上梯子來，恐怕很不容易了。

這時機長和鍾機士拔腿奔跑，跑到梯子底下。各機的梯子連結在小卡車上面。機長和鍾機士，雙雙跳上梯車的駕駛座，發動引擎，往後倒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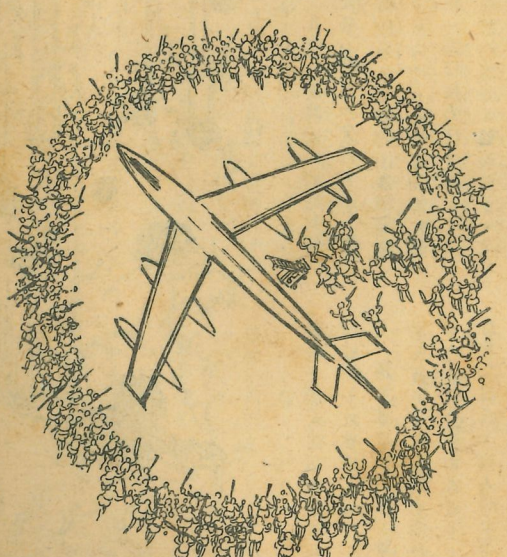
梯車傾地離開時航機的門，那些塞滿梯子的原始人，紛紛給摔了下來。李根先生眼看梯車已離開機門十幾公尺，慌聲大叫：

「機長，你到底打算怎樣呢？」

機長從梯車的駕駛艙嘶聲喊著：

「密斯脫李根，我命令你！快請徐博士開走時航機！」

「不！我們不能丟下你們



兩個人就走。」

「密斯脫李根！這是命令！快聽我的話！」

——機長以沉痛的表情叫着，而在這段時間，鍾機士駕着梯車，折回跑着撞倒原始人，阻擋他們進攻時航機。

恰在這時，轟隆隆地，整個大地撼動，而就在滑道上，出現寬約一公尺的裂縫。

又是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大屯山噴出冲天的火焰、濃烟與熔岩。憤怒的山脈開始怒吼了。大地不停地搖動着。時航機一邊的輪子往下沉——由於激烈的搖動，輪軸斷了。再不飛離，恐怕永難飛走。

坐在時航機駕駛艙的徐博士，終於下了痛苦的決定：

「現在沒有別的辦法，與其八十個人在這裡坐等死期，只好開動時航機了。」

聽了這悲痛的話，機上全部人員，不約而同地閉眼默禱。哈華特機長和鍾機士，爲了營救其餘八十個人的生命，竟犧牲了自己！假如再不飛離，他倆的犧牲會變成白費。現在不能不開動了。

徐博士一臉嚴肅地，仍舊

緊閉着眼睛，一拉歐米加射光的發射桿。

刷刷刷！

四具時航引擎，一起噴射玫瑰色的光。眼看着在時航機後面的加油車、直升機和原始人，都在玫瑰色的光芒籠罩下，朦朧地消失。

而在原始人這邊看來，龐大的時航機，竟如神蹟一般神秘地消失。

○　○　○

坐在時航機裡面的人，個個繫緊座位的皮帶，屏息靜氣，等待着即將發生的事。

只見窗外景色，有黑與綠的顏色，以極快的速度輪遞出現。現在時航機所飛過的可能是史前時期的叢林中。窗外景色，在轉瞬間變黑變綠，又變綠變黑，是因爲在僅僅一分鐘的短時間裡，就飛越好幾十個黑夜與白天。

看時航機飛行得很穩，張健明和徐麗華都解開座位皮帶，走去駕駛艙的徐博士那兒。徐博士整個身子埋在噴射機的駕駛座改成的座位上，凝望着窗前。

「博士。我們上一次被噴射歐米加光的時候，大家都昏迷了，爲什麼現在要飛回二十世紀，一點都不在乎呢？」

「因爲我減低了噴射歐米加光的速度呀！光線的噴射速度，會決定能飛過多少的年代。我的電子學研究院，和你們的噴射客機，一樣被噴射到二十萬年前，可見是用噴射速度完全一樣的同一架發射機……」

徐麗華不等徐博士講完，從一旁搶着說：

「爸，我明白了！暗害我們和暗害健明他們的兇手，一定是同一個人！」

「不僅如此。不瞞你倆，把一切東西噴射到剛好二十萬年前世界的歐米加光發射機，是你們也看過實驗的，我製造的那一架。」

「嗄！這麼說，兇手就是徐博士您自己嗎？」

——張健明失聲驚叫，逗得徐麗華咦嗤笑出來：

「傻瓜！我爸爸怎會是兇手呢？爸爸自己也是被害人呀！兇手一定是知道爸爸發見歐米加射光的人，而且現在還留在二十世紀。」

「可是我、研究院的研究

員、還有萊安教授等，所有知道歐米加光秘密的人，全都被打入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呀！」

「爸爸，您忘了還有一位劉經武主任。他那一天說是要到醫院去看他媽媽的病，沒有在研究院，結果他沒有被打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來。」

「小麗，妳跟妳爸爸失踪後，劉主任到處奔走尋找，還特地從美國邀請萊安教授，想辦法救妳們，妳怎麼可以懷疑他呢？」

「劉主任邀請萊安教授，更證明他就是兇手呀！因爲知道萊安教授要來中國的，只有劉主任和你。而劉主任爲了要把知道歐米加光之秘密的兩個人——萊安教授和你一起謀害，才故意叫你去飛機場接萊安教授。」

——徐麗華說得好像很有把握似的。健明雖還沒完全給她說服，倒也有幾份相信她了。麗華說得不錯，凡是知道歐米加射光的人，除了劉主任以外，其餘的都被射進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呀！

他們正談得起勁，時航機一陣輕微的震動。徐博士邊站起身子來邊說：

「時航機停下來了，我們下去看看。」張健明和徐麗華，跟着徐博士步下時航機。

在荒蠻世界時，由於愛克博士的考證，他們已知道那是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可是既是以萬年爲單位的考證，也許有一兩萬年的偏差也不一定。假如「矯枉過正」，要飛回二十世紀，飛到未來世界去的話，又要引起很大的麻煩。所以徐博士才故意調整歐米加光的噴射速度，使它能在半途停下來看。

才下到機口，只聽「嘩……嘩……」一陣陣的叫喊，遠處有一大群赤裸的小黑人，追趕着兩個穿着古怪衣服的人。

追趕聲愈來愈大，而那兩個奔逃的人，沒命地往這邊跑來。

那兩個被追殺的人，衣衫狼藉地跑來，到了時航機門「咕咚」仆倒地上……氣喘吁吁地叫着「救……救命。」

隋煬帝的使節

「啊！危險——」

這時李根先生持着來福槍，隨徐博士後面步出機門，保護着徐博士。他眼看石斧、或持弓箭追殺而來，忙向他們頭上放了一槍。李根先生雖是一位聞名世界的狩獵家，却也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從來不濫殺人。所以他朝天放這一槍，只是意在嚇住小黑人，使他們知難而退。

這辦法果然奏效，小黑人們給這突起的霹靂先是一怔。接着李根先生又往小黑人面前的地上掃射一陣，震耳欲聾的槍聲響處，在小黑人脚邊打起陣陣土烟。

小黑人這下子可嚇喪了魂，紛紛丟下石斧、弓箭，轉頭沒命地逃散。這下子可樂了愛克博士。他向前去撿起小黑人丟下的石斧，又搖頭搖腦地感嘆個不休。

這邊那兩名獲救的人，重新跪在地上磕頭。徐博士忙將他倆扶起，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到底出了什麼事？」

徐博士本來不敢奢望對方聽得懂他的話，所以盡量比手劃脚要讓對方了解。想不到那兩人根本不用看徐博士的手勢，一聽就懂他的意思，並用很清楚的官話答道：

「我等乃隋朝天子使節之侍臣陳燕與宇文立，不幸於使琉球途中，海上遇風四散，登陸後竟被那羣蠻人追殺，幸蒙諸神仙相救，此恩畢生難忘。」

調皮的張健明這時沉不住氣，學着電視布袋戲節目的那怪腔怪調說：

「吾等非神仙也，乃是來自不同時代之人耳。借問現爲何朝何年，天子爲何人？」

倒是站在他背後的徐麗華，聽他這一口怪腔，忍俊不住，噗嗤笑了出來。想不到那兩個自稱「侍臣」的人，仍舊畢恭畢敬地答道：

「此乃隋煬帝陛下大業年間，而此地爲琉球。」

「什麼，這裡是琉球嗎？」——張健明大吃一驚，忘記了他的布袋戲怪腔，沒頭沒腦地大喊失聲。

徐博士笑着阻止他：

「好了，好了，我已了解大概的情形。麗華，妳在學校上歷史課，可記得隋煬帝征琉球的事嗎？」

徐麗華才答說我記得，張健明竟搶着發言：

「嘿，我也想起來了！隋煬帝大業初年，曾兩次遣人招撫琉球，可是沒有結果。於是在大業六年，命陳稜和張鎮周率兵萬餘，由義安（廣東潮安）出海征討。我們在國中歷史學過的。這麼說，他剛才所說琉球是往年的台灣？」

徐博士笑着說：

「不錯！小健的歷史可以考得一百分。由剛才這兩位所說，現在還是大業初年，陳、張兩將軍還沒有遠征琉球，約在西元六〇六年或六〇七年左右。也就是說，要回到二十世紀我們自己的時代，還得旅行一千三百多年！」

徐麗華和張健明都仰起臉不勝驚奇地望着徐天佑博士。他們知道徐博士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電子學家，可是萬萬沒想到他對本國歷史，也懂得這麼多！

至於那兩名使節的侍臣，更是欽佩得五體投地。雖然他倆並不完全懂得懂徐博士和張健明所談的意義，可是他倆聽說他們所認識的陳將軍和張將軍，在大業六年要率兵征琉球，着實大吃一驚。因爲大業六年還在三、四年後，而這幾位奇裝異服（在隋朝的人看來）的人，竟能「未卜先知」，定是神仙無疑了。尤其剛才嚇退小黑人那聲響驚人的東西，不是傳說中神仙所用的霹靂砲是什麼！於是兩個逃命獲救的侍臣，一骨碌匐匍地上，磕頭膜拜起來。

這時愛克博士持着剛才小黑人丟下的石斧和粗鐵片走來，笑嘻嘻的說：

「嘿，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大概是西元六百年或七百年左右。」

徐麗華不勝驚訝地問他：

「愛克博士，您不大清楚中國歷史，怎麼所導出的結論，和剛才我爸爸所說的差不多？」

「唷，妳爸爸也這麼講嗎？我是根據這有段石斧和鐵的裝飾品推論，這大概是台灣史前史上，華南龍山文化和菲律賓鐵器文化交流的時代。而我在來台灣之前，才讀過菲律賓大學貝葉教授的論文，他推定這種鐵器文化，大約在西元六百年到八百年之間移入台灣的。」

——愛克博士的考古癖，在這段受難的日子，倒是發生了不少的作用哩！

這時忽見遠遠地有一群人跑來，大家以爲小黑人捲土重來，不約而同準備迎敵。可是定睛一看，那群人都穿着衣服，而且邊跑來邊呼喊着同伴的名字。這邊那兩名跪在地上的，也忙站起來，高興地回應。

徐博士看在眼裡，忙叫大家趕快上時航機，準備立即朝着二十世紀飛回。

兩個九死一生的隋朝侍臣，看見他倆的救星忙着要走，趕緊又跪倒，哀求道：

「神啊，讓我們的同伴，也向神致敬吧！請勿急急離開。」

徐博士莊重地說：

「不！現在你們的同伴已來，你們已無生命之慮。而我們既不是這時代的人，非走不可了。誰也不能改變歷史，我們再混在一起是沒有好處的。」

徐博士說罷，自己也上了時航機，開動了引擎。那兩個被救的人和及時趕到的他們的同伴，眼見時航機在自己面前，發出玫瑰色光線而逐漸消失，不管徐博士一再的否定，更深信救他們是神仙無疑，一齊跪倒地上，沒人敢抬起頭來。

這一次，時航機比先前更緩慢地，在時間洪流裡前進。因爲，現在距離二十世紀只有一千多年，徐博士深怕開過了頭，飛到未來，所以在歐米加粒子的噴射速度，開得較慢。

窗外綠景漸成黃色，然後又恢復綠色。這就是說，在時航機中，能够坐賞草樹叢，在一轉瞬之間，由夏天之盛綠，轉變成冬天之枯黃。只要數着這窗外景色之變化，就可知道究竟航行了多少年。

這樣四季更換一千一百多次——也就是說，朝着二十世紀飛過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後，徐博士突然又關了歐米加粒子的噴射。他從座位上站起，邀着健明：

「小健，我們再到外面去看一看。」

張健明和徐麗華都跟着徐博士走往時航機的門口。沒想到時航機的門才一開，就聽到一陣陣隱隱的，遠雷似的聲響。而四周圍已不再是濃密可蔽大的原始森林，却是一叢叢小樹林，和一片草原。

「那一陣陣響，到底是什麼聲音呢？」

「天氣蠻好的，而且周圍的景象，看起來是十一、二月初冬季節，根本不是打雷的日子！」

——正當他們幾個人，七嘴八舌地猜個不休的時候，從南邊小樹林那邊，有一隊人馬，隨着咚咚的鼓聲行進而來。走到近處來一看，好像是軍隊行軍，而那些士兵一個個拖着辮子，好像是清朝的軍隊。可是他們要開往什麼地方呢？

這時，行進中的軍隊，也發現了龐大的時航機和「奇裝異服」的這邊一群人，突地在一聲命令下散開，伏倒在草叢中，個個槍口對準着徐博士、張健明和徐麗華等一行人。

並紛紛叫着：

「西仔來了！」

「殺死他們！」

那背心漆著勇字，旗子上寫著林字的部隊中，有個人高喊道：

「你們這一群奇裝異服者，定是法蘭西奸細！趕快丟棄兵器投降，否則莫怪我們林軍無情！」

張健明在這時光砲事件發生之前，在學校的壁報比賽時，剛剛寫過一篇「劉銘傳在台灣的建樹」論文。所以這一下子他的腦筋轉得特別靈活。他從清軍（？）的喊話，馬上判斷這一定是十九世紀末，中法戰爭時，法國軍隊襲擾台灣，我國軍民奮勇抗戰，殺退「西仔」的那個時代。

於是張健明挺身向前，也高喊道：

「請英雄們不要誤會！我們正是你們的子孫，以及盟邦美利堅合衆國的朋友。我們身上都沒有攜帶兵器，請你們派人來商談。」

徐博士很欣賞張健明的機智和勇敢，站在一旁頻頻點頭贊許，而徐麗華更是不勝欽佩地仰望她這位同學。可是那些聽不懂中國話的美國朋友，還是掩不住困惑與疑懼的顏色。

忽地從清軍中跑出來五、六個帶槍的士兵，就在張健明及其他站在地上的時航機旅客身上摸一摸檢查，確認沒帶兵器後，有個高官打扮的人，步下清軍的轎車，率領着一批人徐徐走來。

滿清士兵一腳飛地迎候，張健明和徐博士父女等也正襟站直迎接。那人來到面前，就莊嚴地說：

「我們是捍衛國土，抵抗西仔侵略的林朝棟軍。你們自稱我等子孫，怎會此時此地，奇裝異服在這戰場附近出現？而且你們身後，那龐大的怪東西是什麼？」

徐博士和張健明等人，聽了這話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隊人馬，是滿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法國軍隊在總司令官孤拔率領下，侵略我國台灣北部時，地方豪族林朝棟，在劉銘傳的急邀下，徵募一千

多名勇士，開往前線協守的！

既明白了對方的身份，徐博士立即代表時航機乘客表明敬意說：

「各位爲保土衞國勇赴沙場，眞令人欽佩。我們來自大約九十年後的世界，可是這話說來奇怪，現在也無暇細說。我們只虔誠祝福貴軍旗開得勝，殺敵衞國。」

接著張健明又發揮了他才學過沒多久的歷史知識：

「據歷史記載，貴軍上前線後，『西仔』也將派他們的非洲大隊一千多名來台灣增援。不過在農曆十一月末，貴軍在大坑埔、大水窟、鳥嘴崙、石梯等地，將擊退敵軍，大獲全勝。貴族的英名，將永留歷史上。

唯一要提防的是法軍侵台不能得逞，會轉攻澎湖。不過，最後敵軍總司令孤拔，將死在澎湖。」

林朝棟軍的大將，在短暫時間碰到這許多新鮮事兒，也難怪他疑信參半。不過，徐博士那充滿智慧光芒的學者風度，以及張健明看來年紀小小的竟能未卜先知，講得頭頭是道，委實使他心服。尤其張健明說過林朝棟軍捍疆衞土，勇名將永留青史，而且敵將孤拔，必暴骸於澎湖——這些話都使林軍的軍心振奮！

這時李根先生經徐麗華的翻譯，知道這一批戴著斗笠的是志願上前線抵抗侵略的勇士，就取出他最珍惜的一把長程步槍，贈送給那位大將。首先，他瞄著一百多公尺前的樹梢開槍，那樹頂上的小樹枝，應聲飛落，使在場的林家士兵都瞠目結舌。不用說，那林家大將，非常地喜歡這項禮物，誓以這把利器保鄉衞民。

因爲時航機這邊的人，是活在不同時代的，不便長留擅自改變歷史，所以只好依依話別，祝福林軍旗開得勝後，都上了時航機。引擎一發動，玫瑰色光線閃耀處，時航機緩緩在眼前消失不見，使林朝棟軍驚爲神助，士氣大振勇赴前線

了。

飛返廿世紀

時航機又一度在歷史時間中航行。既然劉銘傳和林朝棟等人抵抗法國侵略，是在光緒十年末到十一年初（一八八四——一八八五）的事。那麼只消再飛八十五年，就可飛回到二十世紀民國五十八年到五十九年的世界才對。

因爲時間距離只剩一小段短程，把歐美加光的發射速度大量減低，所以時航機飛得很緩慢。春夏秋冬各種變化，歷歷在窗上出現。一年的時間，在時航機裡只需一分多鐘就過去，坐在座位上可看見窗外小小的樹苗，很快就長成亭亭大樹的樣子。因爲在時航機裡坐十來分鐘，就等於過了十年呀！

至於窗外的田園呢，忽綠忽褐，這就是說春夏之間，種著水稻蔬菜等的時候是綠的，秋冬之間沒種作物時，就顯露了地皮的褐顏色。

在時航機裡過了約一小時，窗外景色忽然大變。四周圍的綠油油的顏色消失，忽變一片灰白而平坦的風景——不錯，這不正是機場的滑道嗎？時航機終於回到了有飛機場滑道的時代，也就是說已回到了二十世紀！

徐博士未加深思，把時航機停降。李根先生滿懷興奮，第一個打開艙門。哪知「劈劈啪啪」一陣機關槍聲響。

李根先生這忙跳開，大吼著：「你，你們怎麼如此亂來！」時航機裡的人趕緊關了艙門，往窗外一看，正有一批膏上纏著太陽旗徽的日本兵（？），口口聲聲叫著喊著，紛紛趕來。

不好了，剛才沒有細算，現在一定是降在日本盤據下的台灣，在窗外，一陣陣槍聲傳來，日本兵已團團包圍時航機進攻。

突然，一聲聲哀號似的警報聲響起，接著聽到翁翁的飛

機聲，還有好像炸彈爆炸的，震天撼地的聲響。

不久，在天上出現美國的波音轟炸機。原來這是第二次大戰末期，盟軍飛機正在轟炸日軍的飛機場！

日本兵紛紛作鳥獸散，都逃往防空洞去，而有的已給B二五飛機的機槍掃得鮮血淋淋倒在機場上。

徐博士趕緊發動了引擎，時航幾再度起飛。這時李根先生餘悸猶新地爬起，又恢復了原來的滑稽口氣說：

「想去日本觀光，却差一點給日本兵殺死，還險些被自己國家的飛機炸死！」

好在這時知道危機已過，而且已抵達了二十世紀，所以每一個人都聽著李根先生的幽默，開心的笑了。

又飛了二十多分鐘，時航機停下，徐博士臉帶蒼白地站起，宣佈說：

「現在我們已回到『目的時』。我相信這裡大概是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不過剛才遭遇日本兵圍攻，一時慌亂，也許錯了一兩年也說不定……。」

啊！終於回到夢寐所求的現代！聽了徐博士的報告後，大家不約而同地歡呼著，從座位上站起。打開時航機的艙門，一個個等候下機的次序。

這時在滑道上，機場的地勤人員忙成一團，到處跑來跑去。剛好有一架中華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機降落險些和時航機碰個正着。時航機是毫無預告地，突然出現在滑道上的。

整個機場部轟動起來。因爲沒有翅翼的巨型怪飛機，嚇住了滑道

驚人的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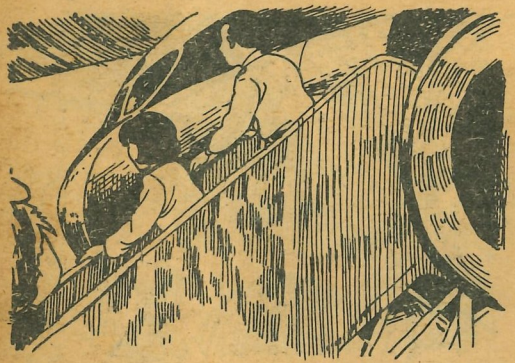
整個飛機場爲這一架毫無預告地朦朧出現的，沒有翅膀的飛機轟動起來。

機場的地勤人員，慌慌忙忙把機梯車推送過去。張健明和徐麗華步下機梯的時候，想起勇敢的哈華特機長和鍾平山機士。牠們兩人在大批原始人瘋狂圍攻現代人的時候，犧牲自己，移開機梯車，使時航機起飛，救了七十多個人的生命！

張健明環顧四周，忽感到一陣不安。假如現在回到的地方果眞是民國五十八年的飛機場的話，那滑道的一部分，既給歐米加光噴射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去，那麼滑道上應留着一塊大窟窿才對。

可是現在所看到的滑道，根本沒有什麼大窟窿，都完整無損地橫在大家面前。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另外在附近還停着一架健明從未見過的龐大的飛機。波音七〇七噴射客機，與那架大飛機相較之下，有小巫見大巫之感。而且那架龐大飛機的客艙，好像成二層。忽地，依稀的記憶掠過健明腦際——這不正是民國五十八年當時，報章雜誌常介紹的，即將出現的超巨型客機波音七四七型嗎？不錯，張健明還想起王子雜誌曾經刊載這種飛機（當時還在試飛階段）的彩色照片，並特地介紹過，這新型客機一次能載四百七十個人。

不過，王子曾介紹說，這超巨型客機，要等到民國六十年才會正式啓用啊！這麼說，我們是不是想回到民國五十八年，却一下子多飛了兩年，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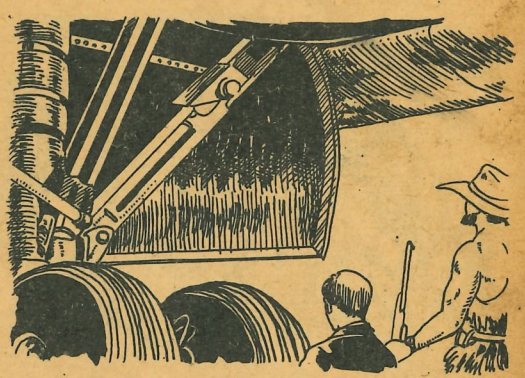
到民國六十年呢？

——這不安的感覺在健明心裡膨脹起來。

不管怎樣，搭時航機回來的七十多個人，在機場的入境辦事處接受特別的檢查和盤問。這也難怪機場檢查人員格外緊張。因爲從突然出現的無翼怪飛機上下來的人，有的穿得破破爛爛，有的披着獸皮背心，猶如電影中的「泰山回到紐約」的情景一般。

徐天佑博士在機場警衛人員的查問下，將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詳詳細細地說明。然後，機場人員把張健明感到不安的那件事，當衆宣佈了：

「徐博士，我們記得您神秘失踪是在民國五十八年，可是現在是民國六十年，您失踪後，已過了兩年呢！」



「嗄！是民國六十年了嗎？嘿，原來我從日治時期的機場起飛的時候，一時太心慌，居然多飛越了兩年！」

照這麼說，五十八年到六十年這兩年的空白期間裡，徐博士以及健明等一批人，都沒有在「現代」生活。

不久，大概是接到了機場的連絡，中央研究院的大人物和各報記者都趕來了。新聞記者是最好奇的。他們一到場就問：

「徐博士，這兩年來您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位聞名全世界的偉大科學家，在神秘失踪兩年之後，突然出現，這眞是一條傳奇性的大新聞了！

徐博士再一次詳細說明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只有一件事——關於歐米加光的事——他沒有說清楚，而只說一種可怕的神奇力量，將這七十多個人噴射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

一大群新聞記者，聽徐博士說他們來自二十萬年前的世界，無不停下筆來，訝異地凝視徐博士的臉。因爲他們以爲徐博士一定是瘋了，才會說這種話。其中有個記者，把話題岔開。他說：

「徐博士，聽說劉博士馬上會趕來看您。」

「什麼！誰是劉博士？我可不認識呀！」

「噢！您已經失踪兩年，難怪您不知道。過去當您助手的劉經武主任，後來發表了驚動全世界的新發明，獲得博士學位，而今已成了新建的電子科學研究院的院長！」

徐博士抱着雙手，頗有所悟地靜聽這消息。

科學大陰謀

劉主任——不，而今已成爲電子科學研究院院長的劉博士，一趕到飛機場，就表現驚喜萬分的樣子，提議爲徐博士等人，舉辦盛大的歡迎酒會。

可是徐博士婉拒了劉博士的盛情，只帶着張健明、徐麗華以及狼狗畢爾克離開機場，又一度失踪了。

至於李根先生或愛克博士等人，可說爲了來中國觀光，就花去了兩年的時間。但現在一到中國，又歸心似箭，沒有好好玩過，就要回國看家眷去了。而沒有翅膀的時航機，就被推到機場的一角去。

「全世界所崇仰的偉大科學家從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回來了，這消息藉電視、電台和報紙的渲染，轟動了海內外，可是眞正相信的人却沒有幾個人。

徐天佑博士帶着孩子們和狗離去後，更沒有人能說明清楚整個事件的經過和意義。只有李根先生和愛克博士堅持到底，他們確到過二十萬年前的世界：

「我絕不是信口開河。我們親眼看到古象、四不像和原始人！」

「是啊！我們所到的是確確實實是二十萬年前的世界。時航機裡面，有我帶回的四不像和水龍的珍貴標本。別的古生物學者看過後，一定會贊同我的看法。」

但是無論他們兩人如何堅持，誰也不相信他們。最後請心理學家來分析，判斷這八十個人一定是看到了「集團幻覺現象」！

當有人徵詢劉經武博士的意見的時候，他說民國五十八年當時的電子科學研究院，根本沒有人研究能把物體噴射到遠古世界去的奇妙東西。

約經過了一個月，這些自稱來自二十萬年前世界的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和職位上去，而轟動一時的新聞也逐漸爲人淡忘。

有一天，劉經武博士在電子科學研究院的院長室，接到了徐麗華的電話。徐麗華居然在失踪一個多月之後，再打電話來，確令劉博士大吃一驚。

「喂，喂，妳是麗華小姐嗎？妳們到底在什麼地方？妳眞會令人操心！」

「我們藏在新竹縣五指山中腹的蕃薯寮裡面。劉先生，過去把我們噴射到二十萬年前世界的兇手，好像又在追踪我們，想害我們。劉先生，我好害怕喔。求求您快來救我們好嗎？」

——在電話裡，徐麗華的聲音因恐懼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

「好！麗華小姐，請妳們大家放心，一起等着我好了。我馬上趕去看妳們。請妳也轉告徐博士儘管放心。我一定會替妳們查出兇手！」

——劉博士說罷，把話機擱好，倏地站起來。而他的表情，立刻變得獰惡不堪。他喃喃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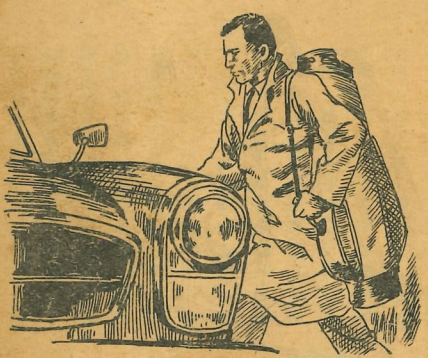
着：

「嗐，眞是個大傻瓜！別的人不求，竟來求我！這可不是自投羅網嗎？要是他們知道我正是噴射他們到二十萬年前世界的罪魁禍首，他們定會大吃一驚。」

接着他推開了壁櫥。那兒放着一種形似重機關槍的機器。這機器正就是劉博士偷竊徐博士所發明的歐米加粒子，而設計製造的可怕的時光砲！時光砲能噴出威力強大的歐米加光，把一切東西打進過去的歷史時代裡，可說是一種魔鬼的利器。

「嗐！一切都準備好了。這就走吧！」

——劉博士臉上露着獰笑，扛着時光砲站起來。一放進帆布



袋裡去，誰也看不出那是比原子砲更可怕的武器，倒像高爾夫球用具。

劉博士——這個會用時光砲消滅了電子學研究院、噴射客機和七十多個人的兇惡科學家，親自駕車離開研究院大門。門口的警衛人員，看見院長在無篷的漂亮跑車裡，載着一袋高爾夫球用具出門，以爲院長要打高爾夫球去了，畢躬畢敬地送他出門。

兇惡的科學家劉經武博士，在快速公路上一直南下。想不到徐麗華在窮極之餘，竟求助於兇手本人！難怪劉博士沾沾自喜，他們自投羅網了。

約三小時後，劉博士的漂亮轎車在五指山麓出現。他將跑車停下來，提着那一袋時光砲，就朝着徐麗華告訴他的蕃薯寮走去。

在相思樹林子裡，很快找到了那個蕃薯寮，而且還聽得見，從那小屋裡傳出徐博士、張健明和徐麗華三個人談話的

聲音。那三人的聲音裡含着恐懼和焦急，還提起劉博士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救他們。他們那知道他們以爲是救星的劉博士，其實是個罪大惡極的煞神，已悄悄來到他們身邊，準備一舉消滅他們呢！

「嘻嘻！三個大傻瓜！現在好好嘗一嘗時光砲的威力吧！這次你們永遠回不來了。」

劉博士從帆布袋裡取出時光砲，瞄準蕃薯寮，一扣扳機，一陣玫瑰色怪光霎時籠罩了蕃薯寮。在歐米加粒子可怕的威力下，整個小屋變成玫瑰色，接着緩慢地消失，只在山腹上留下一塊大窟窿。

小屋子消滅的同時，時光砲的砲筒也不見了。因爲作用和反作用的原理，小屋子被埋葬於過去的時代，而砲筒也同時飛往未來世界。這時劉博士泰然自若地，從帆布袋裡取出另一個時光砲筒，卡嗒一聲套在時光砲尖頭。劉博士獰笑着喃喃自語：

「嘻！我這樣把歐米加光的反作用聚集中在砲筒的小匣子裡，那麼只要換上新的砲筒，這一架時光砲能够連續發射好多次，甚至於能够消滅地球上三十億人類，而沒有人能够抵抗！」

多麼可怕啊！這位魔鬼天才，把徐博士造福人類的偉大發明，竟改變成了毀滅全人類的可怕武器！

而今徐博士和他的女兒以及張健明，又一度被埋葬於原始年代裡，永久回不來了，還有誰能制止劉博士可怕的陰謀呢？

時光砲大會戰

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科學家劉經武博士，又一度毀滅了恩師徐博士等人，躊躇滿志地開車離去後，從消失的蕃薯寮後面樹林中，走出了六個人——想不到那竟是剛剛給時光砲毀滅的徐博士、徐麗華、張健明，以及在二十萬年前的世界，犧牲自己營救大家的哈華特機長，和另外一位陌生的中年紳士，還有牧羊犬畢嗡克！

那位中年紳士先開口說：

「徐博士，想不到兇手果然是劉經武博士！可是這次他中了我們預設的圈套，自找滅亡。」

徐博士很傷心地搖着頭回答：

「我們剛剛親眼看見老劉行兇，可是我到現在還不情願承認他是兇手哩！因爲我一向很器重他……」

一向爲人忠厚的徐博士，在知道害自己的是自己的門生之後，非但沒恨他，還爲他感到難過呢！

那中年的陌生紳士，也就是一直熱心調查徐博士失踪的，警察局李組長說：

「我推測劉經武這個人，一定是想搶去發明歐米加粒子的偉大成就，才幹出這種背天昧理的罪惡。」

「李組長，其實老劉根本不必和我搶，我本來就打算向外界發表，老劉是歐米加粒子的共同發明人。可是事到如今，一切都不能挽回了……」

「這一次能破案，鄂是麗華小姐和張同學的計劃成功！他們打電話把態博士請來，而在蕃薯寮中預佈錄音機，不斷播着你們三個人的聲音，讓兇手信以爲眞，暴露了他的罪證！」

「眞是！兩位少年朋友，眞可媲美諸葛亮。」

——說這話的是我們以爲已「壯烈成仁」的鍾平山直升機機士。

原來徐博士載着難友們回到現代世界後，立即想辦法去營救勇敢的哈華特機長和鍾機士。於是他一離開機場就帶着麗華和健明去某一秘密處所，設計和製造小型的時航機，然

後徐博士親自駕駛，警察當局派李組長和另外兩位槍法高明的警員，又冒險回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去尋找哈華特機長和鍾機士。

他們原先未存多大的希望——因爲機長和鍾機士，很可能已給那衆多的原始人殺死。其實經過一番搜索，發現機長等兩人，奇蹟似地在那河洲的研究院活着！

原來那一天，他們兩位把梯車開離，俾便時航機及時起飛後，存着必死的決心，駕着梯車橫衝直撞，衝散那些阻止時航機起飛的原始人，結果因禍得福，竟衝開了一條血路，跑到直升機旁邊，然後開動直升機升空，幸運擺脫了原始人的糾纏，後來在「人去樓空」的電子研究院定居下來。

就這樣，徐博士和警察人員，順利搭救機長等兩位回來，却把這件動人的消息暫時隱瞞起來，以便進一步偵查造成這大罪案的兇手，結果證實了劉經武就是罪大惡極的兇手！

魔鬼的末日

第二天，警察部隊包圍了新建的電子科學研究院。可是劉經武博士一看大隊警察人員開到，他摔脫警員，取出時光砲，逃往研究院大樓的屋頂。警察用麥克風向他喊話！

「劉博士，研究院已被團團包圍，你絕對逃不了啦！趕快放棄武器，出來投案吧！你要是敢抗拒，我們只好射死你的劉經武。

然而，爲惡多端的劉博士早有了準備。他一按鈕，佈置在研究院各個角落的歐米加粒子噴射器一齊開動，噴出了玫瑰色的怪光，一眨眼之間整個罩住了研究院，形成一道歐米加粒子的屏障。

飛到研究院上光的直升機都投擲炸彈，或開機砲進攻，另一方面在陸地上，裝甲車開砲轟擊，可是無論炸彈、砲彈或槍彈，都穿不過那一層罩着研究院的歐米加粒子障膜。因爲炸彈或砲彈，一碰到歐米加光膜，就一下子被埋葬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去，一點也不發生作用。所以一切現代化武器的進攻，絲毫沒有損傷到劉經武一個人據守頑抗的研究院。

反過來說，劉博士這邊，在歐米加光膜的保護下，肆無忌憚地攻擊直升機或裝甲車。最糟的是他的時光砲跟雷達結合在一起，所以直升機一飛近研究院，就給他打到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去，從此消失不見。

另一方面，徐天佑博士等人，坐在家裡客廳，透過電視機，收看這一場激烈戰鬪進行的情況。張健明最沉不住氣，他咬牙切齒地高喊：

「徐博士，如此下去，我方的損傷會一直增加。請您想一想辦法！」

徐博士沉吟良久，才開口說：

「好吧。現在能够穿過歐米加光罩，制伏劉博士的，只有比劉博士的時光砲，威力更強大的時光炸彈而已。本來我不願意把新發明的歐米加粒子用作殺人的武器，可是現在爲了防止無謂的損傷，只好動用它了。」

「喔！這就是說，只有以牙還牙才有辦法，對嗎？可是您臨時到那兒去拿來時光炸彈呢？」

「時間太匆促，只好先利用裝在波音七〇七噴射機那一架歐米加引擎來臨時趕製了。」

於是徐博士等人，立即趕往飛機場，在警察人員的協助下，取下了歐米加引擎。然後調集了數位我國最有名的電子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徐博士親自指導下，趕製歷史上威力最强大的時光炸彈。時間非常的緊迫，忙一分鐘，就多一分鐘

「唷，你們要射死我？眞是笑話！看我時光砲的厲害吧！」

——劉經武齜牙獰笑，就扣動了時光砲的扳機。凡是那玫瑰色怪光所掃過的地方，無論是樹林、房屋、汽車或是路上行人，都在剎那間消失無影。事到如今，爲了減少無故百姓的損失，只好下令研究院裡的所有員工都疏散後，動員直升機和大砲來對付這利用科學爲惡

的損傷。

眼看着我國科學界的精華人物忙成一團，而徐麗華和張健明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用最高度的科學技術，製成了一枚最粗糙的時光炸彈後，把它載在噴射戰鬪機上面。爲防止投擲時光炸彈時，戰鬪機因反作用被噴到二十萬年以後的未來世界，在裝炸彈時特別注意設計一種隔離設備。工作告一段落後，徐博士心情沉重地說：

「普通武器在歐米加光罩的阻擋下，一點也不發生作用。現在爲了防範更大的破壞，只有用這不得已的辦法消滅劉博士了。雖然我在私情上很不願意這樣做，但現在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我們動身吧！」

徐博士與飛行人員搭上戰鬪機起飛而去後，健明和麗華捏着汗收看電視上的實況轉播。麗華說：

「劉主任眞是一念之差。他大概以爲只要消滅了我爸爸，就可佔有威力强大的歐米加粒子爲所欲爲。」

「萊安教授也是一樣。他想獨佔時航機，不曉得飛到那兒去了。」

「我爸爸說，萊安教授恐怕永遠不能回到二十世紀來了。聽說時航機的駕駛方法很複雜，稍有一點差錯，就會失誤幾萬年甚至於幾十萬年。」

「萊安教授說不定飛過了二十世紀，到數十萬年後的未來世界去了呢！」

——當健明和麗華這樣聊着的時候，徐博士所乘的噴射戰鬪機，早已飛臨研究院上空。電視把這情況清清楚楚映了出來。

只見怪光一閃，研究院屋頂上的劉博士，首先向戰鬪機開砲，可是戰鬪機早有防範，飛得又快又高，閃過了劉博士的進攻後，從天空上，美麗的玫瑰光罩下——原來時空炸彈已投擲下來，並在半空中爆炸了，乍見那玫瑰光線和罩在研究院外圍的光幕重疊在一起，大概是原來罩着的這層光幕威力較弱，整個研究院被後來的玫瑰光吞沒，一霎眼功夫，研究院和劉博士都消失不見了。

「萬歲！時光炸彈成功了！」

「研究院已消失。」

尾聲

「啊！我爸爸贏嘍！」

——張健明和徐麗華都手舞足蹈，互相慶幸這一場偉大的勝仗！警察局的警官們也歡呼慶祝，連畢爾克都高興地吠個不停。

惡用科學的劉博士，終於爲科學毀滅。還有萊安教授和洛克內基第四等人，他們就是居心不良，妄想讓科學爲他們的私利服務，才二個個被科學消滅了。

親自經歷了這一場大浩劫，張健明私下發誓，將來長大後，一定要努力成爲一個品學兼具的偉大科學家，讓科學爲整個國家民族及全世界人類的幸福服務！

從二十萬年前的世界回來的人們，同心慶賀徐博士偉大的勝利。李根先生回到美國加州的農莊去，把劍齒虎的標本佈置在客廳裡，每次有客人，就津津樂道當時的冒險經過。

愛克博士把二十萬年前的古代生物的觀察紀錄發表出來，獲得了諾貝爾獎金。

那幾位溫柔美麗的空中小姐，又回到美國的航空公司服務，經常來往於紐約與台北之間，假如有一天你搭乘去美國的飛機，也許會碰到她們。

其他的人都恢復了正常的生活。張健明和徐麗華已升了高中，他的歷史和生物兩科的成績，在全校始終獨佔鰲頭——因爲沒有人像他們那樣，親眼看過原始人，或親自經歷過那麼多危險。

哈瓦特機長和鍾平山機士，獲得中美兩國的贈勛，而且他們的英勇行爲，爲全世界的人向聲讚譽。

徐博士比從前更加有名，無論世界上那一偏僻角落，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可是他却盡量避開這太多的榮譽，總喜歡關在重建的美侖美奐的研究院裡，埋頭研究如何使歐米加粒子爲人類的幸福而服務。

各位讀者：「時光炮」到此結束。然而，科學要爲善或惡，都要看各位將來如何發展它，如何運用它。各位讀者的責任不是很重大嗎？祝各位繼續努力，成爲造福人群的偉大科學家。

王子少年科學小說叢刊

①時光砲
②超人打擊手
③令人
④大怪獸
⑤強力油漆X零零七
⑥怪

①刊叢說小學科年少子王

時光砲

菇菇：寫改

每冊定價新台幣二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初版

出版者：王子少年科學小說社

台北市康永街17巷24號

電話：三二〇四五一

郵政劃撥：台北三一九五五號

印刷者：利達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台業字第一九二一號